

# 讓我當你的籃板球女友好嗎？

作者: 凍忌廉

Powered by [紙言](#)

# 前言

這故事是承接《我把愛，遺留在圖書館內》，  
是它的下半部。

未看過的朋友可以請移玉步到：

<https://www.shikoto.com/i/gFa>

先看上一個故事。

感謝你們。

# 第一章

如果，時間容許退後.....

不，就算不能夠，我們還是會在一起的，一起到最後的，對吧？

-----

「有個中七既男仔，好似對我有好感，想追我咁.....」

阿文在漆黑的房間裡凝望著手機，雖然已經凌晨一點多，但他和阿琳仍然不住地互通訊息，阿琳忽然把話題一轉，帶到感情的事上。

在阿威的事後，隔了一段時間，他們沒有再連絡，直到近期，又無緣無故地聊起上來。

誰也沒了是誰先開口，總之一聊起來，就停不了。

阿文看到阿琳這一句時，腦海空白一片，良久後才想起自己還未回覆，便急忙應了一句：「咁咪好囉。佢叫咩名？」

「7c班李銘誠。」

「喔，聽聞佢讀書好勁。全級頭幾。」

「係呀，佢目標係入港大.....」

「勁啦妳，溝到高材生。前途無可限量啦。」

「我無溝佢架！佢.....主動黎搵我。」

「喔，原來係香氣傳千里哈哈.....」

「佢聽日約我去睇戲。」

「睇戲咁開心，睇咩戲？」

「嗰套新上既愛情片。」

「幾好呀……」

「我地……兩個人去睇啫。」

「嘩咁浪漫？羨慕死人。」

他愈打愈覺得自己虛偽，在文字裡表現得自己很高興，為她感到開心，暗地裡實是心中不是味兒。

他按著按鈕，愈按愈有一種無力虛脫的感覺。

他想，或許因他的語氣不像真心的關係，阿琳久久都再沒有回應他。

等了差不多一小時，他才收到阿琳的訊息。

「你真係覺得我應該去？」

「點解唔去？」

這是一個好機會啊。

「無野啦。」她說。

阿琳的反應很冷淡，可是仍然會每天跟阿文訴說著她們的情況。

「你覺得我應該著咩去？」

「裙比較岩你。」

「係？定係你自己中意咋？」

「我覺得女仔著裙好靚。」

「洗唔洗下次著比你睇？」

「講笑咋。」她見他久未回應，便加了句。

她甚至會把過程都很仔細地跟他報告。

「今日睇戲嗰時，他靜雞雞咁拖我隻手。」

「咁.....跟住呢？」

「跟住我扮拎可樂飲，鬆開左。」

「點解呀？咁蠢架妳！咁好機會都唔把握！」

「我想等嘛。」

「等？佢已經咁主動。」

「唔係講佢啊。」

「唔係講佢講邊個？」

「其實你都好蠢，你咪一樣有機會唔識把握？」阿琳說。

「同你本身講既都唔同，佢擺明唔係中意嗰個中七啦，佢講到咁出面，你唔係唔明呀？」我提高音量的叫道，雖然蠻大聲，

可是午膳時，在吵鬧的飯堂中卻不會引起什麼人注意。

「佢咁講.....可能係指其他野呢。」

「你無得救架啦。」我說。

我又說：「點解唔肯試下追佢呢？佢都講到咁出臉，有時我都會懷疑你究竟係咪真係中意佢，連會試都唔敢試？」

「當你太重視一樣野既時候，會重視到你唔敢去擁有。」

我想反駁他時，背後卻忽然被人叫喊。

「張卓樹！」

陳老師忽然在我背後喚叫我，我一臉不解的回頭，我跟她一向不熟悉的。

她走過來說：「你係度就岩啦。」

「嗯？」

「你數學唔錯架嘛，你班主任都想搵你幫手做小老師，幫下中一既同學。」

「喔.....好啊。」我也想不到有什麼原因去推卻。

「咁你聽日黎開會，講解下點樣做。」

所謂的小老師計劃，就是找一些高年級的同學去幫低年級的補習，為期半年，在放學後開始。多數會找一些在某學科上特別出色的學生負責。

雖然我成績不好，可是數學還不賴，結果也找了我。

在簡介當天，也是簡單的說說應該怎樣幫他們，心態、兩個人為一組等等，沒什麼特別，而且教材還是老師自己準備，所以我們還蠻輕鬆的。

到了當天我才發現一個大問題。

真正要補習的當日，那是放學後的五時，我才知道，原來阿曦也是小老師之一，只是她沒有去簡介會而已，而且她還是跟我一組的。

「卓樹,你.....幾好嘛?近排.....」

童話會變假，無非看厭吧？

## 第二章

「聽聞你同中四嗰個小衣行得好埋。」

「呃.....係啊。」

從其他人口中聽到小衣這個名字，有點不習慣的感覺。

「喔.....咁咪好囉。」她對我微微一笑。

之後我們就再沒有說話了。

本來，將兩個小老師放於一組，是希望互補長短，

例如一個人中文不錯但英文卻差得很，那麼隔邊的就能幫助一下。

可是這個安排下，卻讓我們尷尬得很。

接下來的時間全都是用來教導學生，然後就大家都沉默得很。

特別是，我們的學生，恐怕是因為中一新生的關係，所以怕生得很，完全不敢說話，

個個沉默寡言，即使有不明白，也不會主動說不會，結果弄得本來很冷清的氣氛更冷清。  
當補完習的時候，我感覺到鬆一口氣，身體回暖一點。

坐在阿曦的旁邊，讓我的心跳直升二百，緊張得冷汗不斷。

我也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每逢二四都是補習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面對面，尷尬地打招呼，然後沒有說話談了，就這樣重覆又重覆。

唯一的說話時間就是，中一他們有不懂，扭捏的問我們時。

就一直這樣。



「你會唔會唔開心架？」木下在電話擔心的問，這陣子跟她見面少了許多，原因是她一三五都忙著羽毛球隊的練習，二四又到我補習。

我們就這樣交叉的錯過。

她也有說過等我放學，我拒絕了。

「唔洗啦，咁遲。」

「好啦。」

雖然她口裡說好，但還是有幾天，她會故意坐在飯堂裡，等到我放學。

「我只係想查下你有無出軌咋。」她一臉認真的說。

可是我知道她不是。

「你會唔會唔開心架？洗唔洗調組？」

「唔洗啦，反正我地都無野講，所以.....應該都無乜野。」

「係無唔開心先好，哼哼。」

「真係無啊。」

她沉默了一回，然後說：「如果，有一日你想中斷呢段關係，直接同我講就得，應承我好無？」

雖然我不明白木下的用意，可是日子還是要過。

本來我也以為我和阿曦會如平行線一樣，一直沒有交集，可是直到一天。

一天，平常的一天，她在中一生都在低頭忙著做功課時，無緣無故望著桌子說了句：「好似。」

「好似？」我聽到後不明白的問。

「你唔覺得好似以前我地做義工嗰陣咩？又係我地一組去幫人補習，又係無乜人講野.....」

「你咁講開，又真係幾似。」

「嗰段日子真係幾開心。」

「開心咁你又分手。」我沒有經大腦便吐出這一句，她聽到後愣住了。

我知道我是失態了。

這句說話的語氣是帶有抱怨的。

「對唔住.....」我說。

她只搖搖頭，可是並沒有說話。

「幾好呀，你而家同阿峰一齊。」

她瞪大眼睛的問：「你點知架？」

「我有一日放學.....見到你同佢拖著手一齊。」

說出這一句時，有一種被刀一下一下刺入胸口的感覺。

我們再沒有說話。

到了補習完，天色已黑，操場及禮堂底空寂無人，只有霉黃色的燈光和漆黑吞噬了學校的四周，我準備下樓梯走時，阿曦叫住了我。

「不如一齊走好無？」

要是留戀 只為牽掛

## 第三章

學校去地鐵站時，要經過一條陡峭的斜路，這條路在夜晚顯得格外陰森，

特別是九龍塘大多都是住宅，人煙本來就稀少，晚上更少生氣。

寂靜的街道上，映照出兩個黑色的影子在走著和輕輕的腳步聲。

阿曦伴在我身旁，一聲不發，自從她跟我說：「不如一齊走好無？」

之後，就無再說話，只望著路，仿佛在擬定稿子說話一樣。

正當我懷疑是不是該說話的時候，她就已經開口。

「樹，我唔知點講，但我話同阿峰無野嗰時，我地真係無野架。」

她又說：「我並唔係呢你，亦都唔係為左同佢一齊先同你分手。

而我真係覺得，同你一齊，成日令到你好唔開心，先至係最大原因。」

她見我沒有說話，又繼續道：「或者你會覺得我呢你，但我真係唔係。

同你分左手之後，我都好唔開心，唔開心我完全食唔落野，每晚都訓唔到覺，成日自己一個人喊，好掛住你.....」

我瞥見她的眼睛通紅，眼淚一滴一滴流在臉頰上。

「而咁岩阿峰呢個時候不停安慰我、陪我、鼓勵我.....所以.....」

「我無辦法唔報答佢。」

她停住了腳步，就在紅綠燈面前。

「我明白啊。」

或許因我的回答太過輕鬆，她顯得不可置信。

「你明白？」

「嗯，我信妳唔係為左佢先同我分手。」

她首次，自從分手以後，終於對我露出了釋懷的笑容。

「其實你有無嬲過我？」

「如果我話無.....妳都應該唔信。曾經我好憎好憎，好嬲好嬲妳。嬲妳點解可以拋低我一個，點解可以咁自私，咁多藉口。」

她苦笑道：「咁又係.....憎我都好正常。」

「不過.....」

她轉頭瞧著我。

「不過，我已經唔嬲啦。」

我續道：「慢慢我諗多左。其實我真係可以指責妳咩？就算妳為左佢分手都好，我又可以話你啲咩... ..感情本來就無得強求，一定要邊個中意邊個。如果你勉強自己繼續去中意我，都只不過係辛苦緊你自己。何況.....」

「妳都話係因為唔想我唔開心先分手，之後又咁岩妳生命中出現左佢，咁妳都無錯架.....所以我明白架。」

不知不覺，我們已經走到車站，要分別的時候，我問她：「咁你係咪真係中意佢？」

「阿峰？」

「我諗.....呢一刻係。」

我感覺胸口有什麼想湧上來一樣，我卻把它壓抑住。

「咁就好，希望你地永遠都一齊啦。」我笑道。

「多謝你.....阿樹，你仍然都係咁溫柔。」

「哈哈.....」

「咁你呢？」

「我咩？」

「你又係咪真係中意嗰個小衣？」

*愛情就是一首完美的歌，卻由音盲的我們去演繹。*

## 第四章

期中考試，我的中文成績竟然由不合格，搖身一變為全班頭三，這個突飛猛進的成績讓全班都震驚不已。

當然包括我在內，我自己聽到時不禁呆了一會兒。

派卷時，MISS吳喜上眉梢地跟我說：「你閱讀理解同作文進步左好多，睇黎我要你做既讀書報告並唔係白費。」

我當時暗暗自語：「應該同讀書報告無乜關係。」

我想，應該是多了跟木下一起看書關係。

真的，我們多數都在圖書館流連，大家都很有默契的選自己有興趣的書，就坐在對方隔邊，然後進入書裡的世界。

陪伴她看書的日子，我閱過的書的數量，是我前半生看過的總和。

不過語文的科目又不是數學有公式可背，大多靠長年累月的浸淫，短期有如此突破的進步，我真的嚇了一大跳。

「證明你其實個底唔差，係差在無個帆啫。」木下說。

她知道我的成績時，表現被我更興奮，喜悅得捉著我的手臂跳來跳去。

「點解好似係妳考到咁既。」

「哈哈哈哈哈。」她只一味不停的傻笑。

跟木下相處得久，我發現她最常的口頭禪不是別句，而是：「哈哈。」

她是一個很愛笑的女生。

哪怕我只是說了一個連自己都覺得爛的笑話，也已經夠她笑一整個下午。

例如，我說：「有一日，阿明佢得到一個機會，參觀神既世界。」

咁佢就去到神既世界，就見到超級爆多個唔同既時鐘，

然後佢就問神：『咦，點解咁多個鐘既。』

神就答佢：『啲鐘代表嗰個人既聰明程度，如果轉得快就代表佢蠢，如果慢就代表佢聰明。』

阿明就恍然大悟，然後問：『咁我嗰個呢？』

神回答說：『係我間房。』

阿明又問：『點解既？』

神就笑淫淫地說：『我拎左去當風扇。』」

我說完，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可是木下就會笑得肚痛。

「哈哈哈哈.....好衰呀個神！但個阿明又真係好蠢，好可愛呀哈哈。」她笑得眼水都出了。

有時我也懷疑，她是不是給我臉子才這樣，但看她的反應又不像啊。

笑得肚痛和哭也難裝吧？

所以，木下是一個笑點很低的人，她也真的很愛笑。

她的燦爛笑容、笑時的迷人小酒窩和那些像歌曲一樣悅耳的笑聲，你不知不覺地會被她感染，自己笑了起來也毫不知情。

跟她在一起，我發覺自己也開心了許多，整個人變得愛笑很多。  
我跟阿曦一起放學，還有聊過的內容也全然跟她複述一次。

她的臉劃過一絲難以形容的表情後，很快就裝作生氣地打了我的頭一下說：「你壞啦你，打你個頭當和數啦。」

「啊好痛呀。」我裝痛博同情。

「哈哈哈，抵你！」她一副勝利者的樣子。

雖然中文科成績是很好，但英文卻慘不忍睹。

「Miss同我講，如果下個考試再唔合格，好可能會留班。」

我們的學校，雖然不是傳統名校，可是你主科太差，還是會留級的。

我的英文真是.....用差去形容也會拉低差的級數。

「咁你要加油啊，唔可以留級架你！」

為此，她開始每天都陪我溫習英文。

甚至有時二人的對話也變了英語溝通，為的是讓我的英文能進步點。

「Eat What?」我說。

「Up to you, haha.」

「Eat noodle? Good or not good?」

「umm...OK!」

「Car son noodle?」

「Car son noodle?hahaha!」

「In this moment, do you know you should say what?」

「what?」

「laugh die me.」

這是純粹玩笑，在木下陪伴和我努力的追回下，下學期的成績總算勉強過關。

而升上中六，到了我人生的公開試，這一年，有許多的事發生。

是一個多事之秋。

*多事之秋，是指事故或事變很多的時期。*



## 第五章

眾所周知，公開試前一個暑假，就是沒有暑假。

幾乎每天都是回校補課，回校補課。

沒法子，因為新課程太長，常規的課堂時間完全教不完，唯有要學生暑假回校上堂，再添上補習的日子，最後就足以把一整個中五暑假都完完整整的塞滿了。

炎炎夏日的日子，回到學校已經整件校服都濕透，再加上熱氣焗得整個人都頭昏腦脹，哪來的動力去聽書。只有一個二個在冷氣的課室當睡寶寶。

包括阿威，他是睡得最大聲的。

老師看到這樣，也不便多開口，只是一兩次敲敲桌子後，就毫不理會，他自己也是沒什麼精神地教書，恨不得馬上睡一覺好的，他也明白是辛苦了學生。

你問我是不是其中一員？

我當然.....想是其中一員，可是我不能。

因為我第一天已經睡了。

你會問，我第一天睡了又關我不能上堂睡覺有什麼關係啊？

我第一天睡了覺，的確跟我不能再睡覺沒有什麼關係。

但當如果我跟木下說了，就有關係。

「唔好啦訓，你點解認真咁考好啲呀？」木下沒有責備，只是溫柔地說。

「咁我都唔係讀書既材料，再講我都無諗住入大學。」我說。

又一城的美食廣場，中午時段人流許多，城大的學生、鄰近的居民、職員，

再加上我們這些在附近的中學生，就足夠擠滿了整個美食廣場。

我們等了差不多十五分鐘才有位置，而排隊等買吉野家又花了好些時間。

有時我也在想，吉野家跟木下在日本吃的菜有否太大分別。

她只吐吐舌頭說她的味覺很差，只覺得材料有點不同，其他的感覺好似都一樣。終於坐下來吃飯，她就問起我補課補成怎樣。

結果我就答了我睡了，然後她就叫我努力，我就說了剛才我不是讀書材料那一句。

「我係咪好失敗？」我問。

「點解失敗？」她吃著牛肉米粉的口和手停下來，望著我問。

「因為我無諗住入大學.....應該話我入唔到。」

「點解唔入大學就失敗？」

「無好工.....？」

我也不知道。

「唔失敗啊，我叫你努力讀書都唔係因為要你一定要入大學。

大學，都唔係人人都岩讀，又唔係人人都適合傳統既教育模式、專長學術既科目。」

木下說話，總是不像她的年齡，不知是否她看得書多的關係，她的看法永遠給人感覺很成熟。

她說：「社會總係好想模式化我地，單一化我地變成佢想要、佢需要既人，

同我地講只有咁樣咁樣先可以成功，只有跟佢預定既路先會成功。

但呢個唔係絕對架，阿樹。

好多好出色既人，都唔係跟社會、大眾認定既常規路走。」

我聽得入神，在我身邊的同學，不，是老師也未曾說過這些話。

老師只會跟我說：「入唔到大學就無好未來架啦。」

父母只會跟我說：「入唔到大學就無好工作架啦。」

同學只會跟我說：「入唔到大學就無好精彩既生活架啦。」

可是木下說：「好的人生，是要自己去創出來，不是靠一間學校能決定的。」

「如果一個社會，只有讀到書，先叫成功，咁就證明呢個社會太單一。」

她又說：「我知道香港無好多多元既出路，好多人可能都好辛苦咁捱出佢個夢想，

因為根本有啲人，天生係畫家係運動員，好多時都被常規教育扼殺左佢地既才華。」  
她幽幽道：「因為日本都有唔少咁既情況。」

「咁即係唔洗讀大學？」

「唔係呀.....只係有啲人岩讀，有啲人岩第二啲路。」

如果你努力左都唔得，就未必一定要走人地行嗰條路。

而今日我想你努力，唔係乜野，只係我覺得你係一個學生，努力讀書係盡返你對呢個身份既責任。」

「我相信你將來會係一個出色既人架，阿樹。」她笑著說。

為了她這一句話，我開始心底暗下決定要努力。

那天，我們在又一城吃過午飯後，就去了amc看電影。

那場是什麼戲，男主角和女主角是什麼，我已經忘了。

因為我只顧著看木下的側面，忽然覺得她很迷人。

心裡湧起一種衝動，就拖著她的手。她本來看得很入神，被我的舉動嚇了一跳，然後又若無其事的繼續看電影。

只是她的臉上多了一份笑容。

我好像有點點喜歡了妳。

世上有一種美，是超越形骸之美。

## 第六章

看完電影後，我們走到車站，坐上小巴回家。

小巴緩緩駛離開又一城，下午的天色已變得灰藍，木下說她很睏，靠在我的肩膀合上了眼。

我的心跳砰砰的得很快。

連丁點兒動作也不敢做，深怕會吵醒她。

特別是小巴轉彎時，心中會不停咒罵司機，開那麼快幹麼，好怕會阻礙她睡覺。

肩膀上感受到她頭的重量、她傳來的溫暖，都讓感到好溫暖。

可是這一幕很熟悉.....

我忽然腦海中，不由自主的想起了阿曦。

阿曦也很喜歡這樣依著我睡.....

想到這裡，一種難過的情緒油然而生。

「唉。」

我竟然不自覺的嘆了一聲。

我不明白，為什麼到這一刻仍然會想起她。

難道初戀真的如此難忘？

驀地，木下的雙手輕輕的攬著我的腰，嘴裡發出著不成語言的音：「嗯哼呀。」好像嬰兒發嘍的聲音，繼續一臉安舒的睡著。

此刻的她好像一隻可愛的小貓

但是，每一次總是她把我從悲傷中拉出來。

很快的，暑假也過去了。

中六的生涯開始了一段日子，感覺沒什麼特別，就好似你未成年前，會覺得十八歲那年很特別，可是當你十八歲時，你多數只會有一種：「就這樣？」的感覺，甚至不覺得自己已成年了。

因為人的成長是漸進的，不會因一個數字的變更，就能讓你馬上成熟。

尤其是男生，總比女生遲熟。

這個是否我總是覺得木下比我成熟的原因呢？

「阿樹？」阿威叫我。

「嗯？」

「你識架嗰啲人？」他瞥著窗外走廊的一群男生。

剛放小息時，大部份同學都出了班房找朋友或是買小食，只剩幾個留在課室裡，我和阿威是其中兩個。

「唔識。」

「好似中五嗰級。」

「喔……但我都唔係太識中五啲人。」

「你得罪人？呢排咁多人經過我地班房黎睇你既。」

「你又知係睇我？」

「咪玩，好多次啲人都係黎問邊個係張卓樹。」

「咁奇怪？」

「我估，會唔會係木下既關係？」

我和木下在一起的事，慢慢已經傳遍整間學校。

八卦的事總是傳得特別快，尤其是當你是高年級，即使你不有名，可是你的花邊新聞總會成為低年級茶餘飯後的甜品。

「關佢咩事？」

「佢都被封為呢間學校既校花之一，唔通啲人會唔想知校花既男朋友係邊個？」

校花？我怎麼不知道的。

「咁我諗佢地都係八下啫。」

「你其實係全校男生既公敵，你溝左佢地女神啫。」他笑淫淫的說。

「無咁嚴重掛。」

我從未想過，張卓樹這個名字，會因為談戀愛突然聞名了。

但自從聽阿威如此說後，認真留意下，在走廊走著時，好像真的多了人望著我，而且不時會聽到這樣的說話：「呢個咪就係張卓樹囉。」

我怎麼變了一個通緝犯一樣。

我不太習慣這樣的感覺，而且有點不祥的預兆。

不過這也只是小事件，真正的大事是我還有數個月就要面對公開試了。

被木下這樣一說，我也想盡力一試。

如果.....如果不知碰上什麼狗屎好運，能讓我考上大學的話，好像也不錯.....

有時，我望著對面的浸會大學會這樣的想。

問題是，在我們班上，根本沒什麼讀書的風氣，大家都氣定神閒的，又不見得特別努力和緊張，好像公開試不是一回事一樣。

唯有獨個兒去圖書館溫書算了。

當我拿著英文書起身想出課室時，有一群男生在走廊望著我說。

「哩個咪張卓樹囉。」

誰說只有大學是社會的縮影，其實中學亦然。

## 第七章

站在我面前的那群男生裡面，有一個最引人注目，因他是特別高大和健碩那一類運動型男生，看他的身高最少也有182cm以上。

貌似他就是想找我的那一個，因為剛才說話的人是對他介紹我。

他看我的眼神.....有點奇怪，好像帶著好奇又敵視的眼神。

如果這裡不是學校，那麼在觀感上和直覺上，我都會覺得這班人是黑社會。

而且，目光.....很囂張。

我和那個高大的男生對望一眼，就從他們身旁穿過上堂去。

衝著我而來，是因為木下嗎？

最起碼我知道他不是喜歡我而來的吧。

放學時，木下還是一臉高興的問我今天溫了書沒有，我也沒有把今天的事告訴她，免得她擔心。

「做咩今日咁神不守舍咁既？」她問。

「無呀.....」我在回想今天的事。

那個人的眼神.....

「係咪睇到有好靚既女仔所以三魂唔見左七魄？」她開玩笑說。

「我無。」

「肯定有，哈哈。」

「真係無。」我舉手投降。

「哼哼，吸女就吸女，唔洗唔認喎。」

「無。」

「吸女。」

「無。」

「吸女。」



就這樣無、有也可以玩一個下午。

凝望著木下，我知道其實自己已經有點犯規，因她曾說過不可以動真情愛上對方。

按道理說，她也不是喜歡我的。

想到這裡，心難免有點失落。

不過外人並不明白，我們只是一對暫時的情侶，木下並不喜歡我的。

他們只會知道我們在一起。

包括那個高大的男生。

那個高大的男生，好像叫李鴻璋。

李鴻章？

搞什麼洋務運動那個？

他還活著的嗎？

阿威說：「唔係嗰個章啊，係玉字部嗰個璋。」

說起來，這個名字真的好熟悉。

我終於想起了，每年運動會的廣播也會聽到的名字。

不論是跑步或是跳高跳遠也第一的那個藍社全場總冠軍。

可是我一直不熟「體育界」，所以自然忘了這個運動之子。

「佢係好受女仔歡迎。」

「咁唔出奇呀，佢運動咁好。」我說。

運動是男孩子展現自身男性魅力的好時機，不過我運動不好，一直與此無緣。

「咁其實唔難估啊，佢咁受萬人愛戴，如果中意木下，又被你搶左，唔點唔嬲你。」

「唔會咁小學雞啊嘛？乜有得咁樣計架咩？」

被人搶玩具心態？而且木下又不是玩具。

「唔係小學雞，但中學雞都會咁。心高氣傲既男仔點會忍受得住中意既人，唔係中意佢。」

「我覺得你好似講緊港童咁。」我笑說。

這個好像是小孩心態，一定要全世界注目他，寵愛他，以他為舞台中心才可以。

每個人小時候不多不時也會有這樣的心態，可是漸漸長大後就會發現，其實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

正如中國到近代發現其實自己不是真的是中國一樣。

「阿樹，係你接觸得太少人。其實好多人都係咁。」

「嗯？」

「中意既人愛上第二個，特別有自信既男仔，都會覺得明明自己樣樣都比佢中意啲個好，點解會揀佢唔揀自己。」

「咁係因為，愛情唔係一個條件遊戲嘛。」

「咁你就太天真，愛情其實正正就係條件遊戲。」

正如靚女同毒男一齊行街，你心裡面都會自然覺得：『晒左個女仔』。

做乜咁好條件都唔揀個好啲？咁叫郎才女貌？咪就係條件相對囉！

就係咁先係絕配。正如你靚女既，都會揀一個比較高大英俊、有錢架啦，

而唔會對住一個滿臉油光既毒男動情啦嘛。」

「咁係因為滿臉油光呢個本身係一個唔好既習慣，令人感覺污穢反感，咁係唔中意呢個習慣啫，未必真係會唔中意個人啊。」

「比你揀，你真係會覺得靚女同毒男襯過同一個英俊既有錢仔一齊？」

阿威想故意加一些主觀詞語去合理化他的語言。

雖然我聽得很不舒服，可是我又無力反抗，好像又有點道理。

這讓我有點混亂，愛情如果是要講條件，那麼還算得上是一種「情」嗎？

「咁如果照咁講，究竟我地係愛一個人，定還是只不過我地係愛啲個人既條件？」

當愛變了質，還能稱得上是愛情嗎？

## 第八章

炎炎夏日，陽光猛烈得讓人睜不開眼睛，雖然暑氣逼人，可是海風一陣陣的吹來，把熱汗都送走了，只感涼意透心。

我和木下乘著渡輪往長洲去。

原來木下是反對的，她認為考完試才去玩是最好的。

可是在我堅持下，她終於妥協，我說因為長達半年沒有娛樂，是苦不堪言的，趁還有時間去放鬆一下還可以吧。

結果我們便趁著週末放假，商議到底去哪裡玩。

「市區好似好悶，黎黎去都係行街睇戲食飯。」我說。

說起來，香港的城市生活，有時還真的蠻苦悶單一化，除了商場，還是商場。

「咁你想去郊外？」

「咁又唔係，只係唔想又呢幾樣。」

「仲有啲咩好玩？」

「離島玩好無？」

「長洲？」

我第一時間便想起阿曦。

可是我又不想拒絕木下，最終便決定了去長洲。

我們乘的是慢船，沒有冷氣，因此有海風吹送也是蠻不錯的享受，木下本來看到海雀躍的在船上四周奔跑，說是要看浪花。

「有無睇過區醫生本浪花在微笑既小說？」

「區樂民？」

「係啊。」

「無啊。」我搖頭說。

「佢本書係講醫生同佢女朋友既故事，女主角最後死左，男主角每次望住浪花，都仿佛好似望到佢女朋友對住佢笑咁。」她的眼睛望得大海，好似望得很遠很遠一樣。

「點解你係日本人，但可以睇咁鬼多中文書既？」我笑說。

這不合理啊。

「哼哼，好細個媽媽已經比中文書我睇架啦，出街講日文，但係屋企多數都中日文混埋一齊講。」

我有點羨慕這樣的家庭。

「唔怪得啦。」

「唔知道……」她轉過頭來，微笑的望著我說：「你第日又會唔會因為某啲野，而記起我呢？」

這句話，聽起來有點淡淡的傷感。

不過，我們一早開始已經注定了不會長久的了，不是嗎？

「會……」

「白痴，哈哈。」

過了不久，她便累了，當然啦，她真的整艘船的跑，由船頭去船尾的，怎會不累呢？所以她便睡著了。

獨自一個人坐著船，百無聊賴，四處環看身邊的人，也不乏情侶入長洲玩樂，可是還是中年的叔叔嬭佔多數。

聽人說，長洲正在老化，是真的嗎？

船搖搖晃晃的，望著外面的藍天白雲，我忽然想著，那一天，我和阿曦通電話時，她的身邊是否就坐在阿峰？

無論是或否，她現在身邊的，確實是阿峰。

回想這條問題有意義嗎？

只會讓人傷感的問題。

不知不覺，在我回想問題時，長洲也已經到了。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旅行。  
也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旅行。

## 第九章

長洲今天的人流相比其他假日來說，不算為多，熱鬧喧嚷得來卻又不妨礙私人的空間。

不過長洲真是一個小島嶼，基本上來多幾趟就把整個島遊完。

幸好木下是第一次來的。

「長洲竟然無黎過。」

「其實香港好多地方我都無去過架。」她說。

「咁可惜？」

「咁我又唔算黎左好耐嘛。」

「如果有機會不如.....我地一齊去。」

「哈哈，好啊。」

真的嗎？

我們下船後，木下再次發揮她吃東西的能力，從街頭到街尾，嘴巴就從未停過，

我極度懷疑她不是肚裡有個黑洞，就是真實身份是鋼之鍊金術師裡頭那個暴食的人造人。

「你係咪三日無食飯？」

她一邊吃著左手一串的薯片，一邊傻笑的喃喃唸唸一堆語音，應該是說：「咁好食嘛。」

「嘩，咁大粒魚蛋既，好搞笑呀哈哈！」

「嘩嘩，炸雪糕啊！不如我地買啦買啦。」

我都未回應她的「不如我地買啦買啦」她已經獨個兒去買了回來。

「嘻嘻。」然後就一臉傻笑的回來。

叫人怎捨得罵她呢？

我們走到廟附近的一個公園，我對木下說：「以前我地係度比人圍過。」

「圍過？」她大概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話說一年旅行，我們來了長洲，中午走到累時，就坐在公園裡吃著麥記當午飯。

那時，公園裡充滿嬉戲的人們，有父母帶著小朋友，也有自己和朋友來盪鞦韆。在眾多人群中，我們卻只留意一個大概十歲的小孩。

因為他在嘗試做breakdance 中的一招headstand，就是用頭和手支撐身體去倒立。

而我們那時都有在學舞，就是breakdance，大家都覺得有型去學，我則是因為那群朋友去學，因此我自然跟著一起去了，但其實興趣不大的。

所以在長洲看見一個小孩在跳舞，不期然就特別注意他，而他也一直做不到，不停的跌下來。

意外就來了。

不知是否我們的眼光太銳利，還是他感覺我們在嘲笑他，他過了不久後，就走了。

我們也不在意地繼續吃著麥記，吃著吃著，我不經意的周處觀看，那個十多歲的小孩回來了，而且不是一個人回來，而是一群人回來。

那時我們才知道，他不是小孩，而是小街童。

他身邊站在一個穿黑色風衣、黑色襯衫和牛仔褲，大概十九歲左右（直覺）的年輕人，他應該就是老大，身後還有十至十三個人，那小街童站在離我們不遠處，對著老大說：「就係佢地係咁望住我！」

擺明衝著我們而來的。

「佢吹雞？」

「痴線，做乜事，長洲都有黑社會？」

「洗唔洗咁多人？」

「個細路以為我地笑佢？做咩叫人黎？」

我們那時只有四個人，在數學上怎算也算不出我們的勝率，再說我們那時只是中二。

其中一個小弟對老大的旁邊不知說了什麼，大概是知道我們不是長洲人，不了解我們的背景，應該考慮清楚才動手。

然後老大激動的用極大的、連幾條街外也能聽到的聲浪叫說：「呢度係長洲啊！你唔係粒水啊！？」

當時我們並不知道「粒水」是什麼意思，可是還是會害怕，

我那時頭腦卻清晰得很，深知道什麼叫霸氣是怎樣鍊成的，

就細聲的對朋友們說：「唔好望佢地！扮輕鬆同鎮定，好似見唔到佢地咁。」

他們照辦，而我不知是中二病的關係，還是什麼，內心卻興奮得很，心想：「終於可以試下打架！」

「傻架你！」木下拍了我一下頭說。

「咁年少無知嘛。我嗰時諗到好簡單一個打四個就夠。」

「痛架！」

「我而家知啦。」

「咁跟住點？」她問。

「跟住.....跟住佢地企左唔知幾耐，就走左。」

「下？咁簡單？」

「唔知係咪我地太好戲，扮晒有料咁，搞到佢地成班唔敢過黎。」

「哈哈，不過好危險啊，下次唔好啦。」她像撫摸小孩一樣摸著我的頭。

「我唔係狗。」

「旺財，hand hand。」她攤了手掌出來，示意我遞手。



我很聽話的照辦。

「旺財，吠黎聽下。」

「汪汪。」

我還是照辦。

她笑得很開心的說：「乖啦旺財。Good dog.」

我忽然沖上前搔著她的腰癢，惹得她格格得笑過不停，笑得快斷氣一樣。

「狗啊拿！」

「喂啊，唔好啊！哈哈好痕啊！」

傻的才會聽她的話停手。

她後來擋不住我的攻勢，且戰且退，木下一向跑得很快，我們由大街追逐到沙灘，途中險象環生，多次差點撞上別人。

最後追到沙灘時，她不停奸詐的撥沙攻擊我，我也不示弱，馬上還擊。

「啊，入眼啊。」她忽然用手掩著雙眼，痛苦的說。

「下，真架？」她有前科，好像信不過。

她還是掩著雙眼說：「係啊.....呃你做咩嘢.....」

糟了，看來是真的。

我擔心地走上前問：「無事？」

「比我睇下。」當我打開她的手時，她突然笑著順勢推倒我，

狡猾的笑著說：「哈哈，上當啦蠢！」然後拼命的跑掉。

豈有此理！

我馬上全力一追，過了不久就追到她，我捉著她的腰，從後把她整個人都抱起來！

「呃我，你死啦！」我抱著她慢慢走到海水中。

「哇哇哈哈，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唔敢啦唔敢啦！」她不停笑著說。

太遲了！

我一扔她扔進水裡，可是她一手捉住了我，結果弄得我們兩個人都弄濕了。

「哈哈哈哈。」她還是笑著。

忘了是怎麼開始 也許就是對你 有一種感覺

## 第十章

這樣一玩，我們兩個都全身濕透了。

「咦.....全身濕晒啦。」她坐在沙灘上，半身浸在迴盪的海水裡。

「係囉，所以妳要好好檢討下。」我很不負責的把問題歸咎給她。

「明明就係你衰。」她裝可憐的口吻說。

驀地，她好似想像什麼的，急忙伸手入褲袋說：「死火，電話入水啦。」

啊，我都沒想過這個問題。

雖然玩得很開心，可是換來的代價是兩部電話宣告報銷。

「唔緊要啦，當係可以換新電話囉，哈哈。」

幸好她沒有怪責我，反而用開玩笑的說著。

不過首先必須要換新的衣服，否則這樣下去會冷病，也總不能濕著的回市區吧？

我們去了市集附近買了套衣服，店員開頭看見我們濕透了的進來，有兩秒是呆了，然後笑著繼續服務。

「對唔住啊，整濕晒你地間舖。」木下說。

「唔緊要唔緊要，拖返都係好快啫。」他說。

我們換了一件很肉麻的「我愛香港」的黑色衣服，是木下強烈要求的，她說好像很有趣的樣子，還有下身是沙灘褲和拖鞋，渡假感覺十足。

「哈哈，情侶裝。」她望著我們的衣著，走出街沒有人不會懷疑我們不是一對情侶。

「益左妳。有帥哥陪伴。」

「帥哥？邊度邊度？」她左顧右盼的說。

「呢度啊！」我挺胸踮高腳說。

「下.....」她假裝失望的說。

之後逛了一回會兒街，看了一些飾品，吃了碗不太好味的益力多雪花冰，感覺味道很淡，可是木下卻吃得很有滋味，仿佛她吃的跟我吃的是不一樣。

難道.....調味是在匙羹上？

「好肚餓啊。」

「下唔係岩岩先食完野咩？」

「嗰啲係甜品！」她理直氣壯地說。

「甜品唔係野咩？」

「好嘈啊你。」

到底是誰嘈啊？

「咁不如食晚飯。」

「好啊好啊！食咩？」正中她的下懷，當然高興。

「食.....海鮮？」

她搖搖頭說：「我想打邊爐。」

「打邊爐？」

「自己去買料材打！」她激昂的說道，好像要帶領人起義一般。

「下？」

「反正街市咁近。唔買咪浪費左。」

聽起來很不錯。

可是在哪裡打？

「嗯.....」她托著頭思考。

我忽然有一個諗頭。

「呃.....我地今晚.....會唔會留係到訓？」

不可能更快樂 只要能在一起 做什麼都可以



「咦！係喎，咁樣睇就真係好似魚尾啊，哈哈！」她邊笑邊拍打我的手臂。

「好勁架舊石，亭個邊有聯題都係講緊呢舊石：『海心亭具西湖韻 魚尾石全此地靈』。」

「喔.....邊個作架？」

「我點知。」我失笑的聳聳肩說，又道：「不過，傳聞話黎魚尾石許願既情侶，佢地就會有美好既姻緣。」

「喔.....」她點點頭，若有所思的回望著這塊石頭。

「做咩？想拜？」我用戲弄的語氣問。

她卻仍望著石頭，很認真的回答：「嗯。」

「喔？」

「我講笑咋。哈哈」她回頭望著我笑說。

雖然她根本不像開玩笑。

夜晚的海心公園，四處都是人群，特別多年長的公公婆婆來到唱歌，

有的更自攜擴音器，而聽眾也不少，一班長者玩得興高采烈，

而他們唱的歌都是上一個年代的，所以聽起來我完全不懂，更莫論木下。

可是這卻不減木下的熱情，她興奮的走到人群中聽歌。

「妳知係咩歌咩？」

她笑著搖搖頭。

「妳聽得明咩？」

她又搖搖頭。

「咁妳過黎做咩？」

「你唔覺得佢地好可愛咩？」她望著一群老人家說，亮麗的眼睛裡流露著她的愛心。

我們之後到了海心亭裡坐著，它是公園仰延出海，在其上面起建的一座亭。因此腳下便是海和海浪拍打的聲音。

「你會唔會有人生好苦短既感兜。」她問。

望著漆黑無際的大海，人就容易想說這一類的話題。

「有啊。」我答。

「蘇軾同佢朋友曾經泛舟遊赤壁，本來好開心。」

木下說起故事來，惹得我更留神的去聽。

「因為風景靚到好似係仙景咁，佢地就開心到唱歌吹蕭啦，但無啦啦，佢朋友蕭聲太過哀怨，令到蘇軾忍唔住問佢咩事。」

「跟住呢？」

「個朋友就話覺得佢兩個就好似『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咁渺小短暫，又好羨慕長江可以永無窮盡，覺得人生好苦短。」

我才發現，原來小衣唸起詩上來，是這麼好聲的。

「咁跟住點？」

「蘇軾答佢，如果由變既角度去睇，天地之間未曾有一刻唔係係度變緊，但如果由不變既角度去睇，宇宙萬物一切，包括你我，都係永恆，因為最後都會回歸返自然，萬物同歸永恆。」

「好似明又好似唔明咁。」

「哈哈。其實有好多時好多野都係到變緊，你同某個人既友誼，明明好好，但而家變成陌生人。同某個人曾經好相愛，但而家好嬲對方。或者你同我將來都會變左，但世上總有啲野無不變。」

「嗯？」

「無論你同我點變，我地既一齊既回憶係無人可以改變、係永恆.....係咪？」

一起過的回憶，存在過便永恆，無人能搶走，也永遠不會變。



## 第十二章

「係度訓？」她用圓溜溜的水潤眼睛望著我說。

「係啊。」

我當時的確是太笨，現在回想才覺得那是一句很容易讓人誤會的說話，

可是那時的我沒有想太多，應該說，是與木下在一起時，太舒服不用想太多，

因為她太順人意，結果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完全不經大腦考慮句子會否令人誤會。

但如果認真想多點，一對暫時的男女朋友，去到這樣的地步，

女的生氣也不是過份，畢竟不是真的男女朋友。

她卻爽快的回答：「好啊。」

「不過訓邊？」她又問。

「應該有渡假屋出租。我地可以係入面打邊爐啦。」這是我的原意。

「但而家先租，黎得切咩？」她擔心道。

「我諗可以掛，試下。」

我們便回到碼頭去，因為下船時，

曾看到那裡有幾間渡假屋的攤檔，我們看了幾間，

最後決定了其中一間，因她說那一間店的房間裝潢好像比較漂亮。

「我想問如果而家訂，仲有無房？」

「有，當然有啦。」檔攤的大姐笑笑口說。

閱覽過幾間後，木下決定了一間。

我還記得，那是粉紅色牆紙的房間。

「咁揀好你個間，到我啦。」我接過她手中渡假屋的相簿。

「喔？你地分開租？住兩間。」

「係啊。」

「但如果呢個靚女要嗰間，咁可能你要住好遠啦，因為嗰間屋爆左。」

「好遠？」

「咁我地要一間啦。」木下搶住回答說。

「嗯？」我用不可思議的目光望著她。

「咁又唔係未試過，同埋.....我信你啫。」她輕鬆的搭一搭我肩膀說。

這句話從我耳中傳入後，一股暖流湧入心窩，溫暖無比。

我覺得人生在世，不是能遇得到太多這樣的女孩。

我感到很幸運，我能遇上一個。

「妳會唔會太好。」我細聲的說。

結果我們就同房了。

大姐開了帳單給我們，著我們去村裡的店舖內拿鎖匙，到了店內，當然要關心最重要，吃的問題。

「我想問.....可唔可以係間房到打邊爐？」

「無火就可以，即係電磁爐就得。」老闆娘回答我們。

「咁有無爐可以借黎.....」我問得有點心虛，也知道自己有點過份，不過難得的是老闆娘竟然說可以。

「記得洗返乾淨黎。」

「知道！」我們齊聲的說。

放下東西在房裡，我們便去了街市買餸，開始我們的房間溫馨邊爐。

我好像不小心帶了一隻豬進來。

「牛丸貢丸生根蘿白肥牛響玲魷魚生菜娃娃菜生豪鳳城水餃豬頸肉蜆蝦象拔蚌帶子豆腐醉雞湯蟹。」

我望著一袋二袋的餸，不禁冒出冷汗。

吃得下全部嗎我們？

「醉雞湯.....蟹？」

「嗯？」

「醉雞湯仲放蟹？」

「試下啦，兩樣我都好中意嘛，哈哈。」

雖然我極度的質疑，可是當我們在房間裡，她吃得一臉滿足，仿佛是吃就是她的全部世界一樣時的笑著時，我就覺得這是值得的。

不過話說回來，其實醉雞湯底再加蟹，是一種.....複雜的味道。

我不知道怎去形容，如果你試了，不要回來找我算帳。

我們一邊看著沒營養和質素，卻覺得很好笑的電視，一邊吃著火鍋，感覺很溫馨。

正當我看到鍋中最後一件鳳城水餃時，我便動筷去夾，這時木下卻傳來抱怨的聲音。

「喂啊，嗰件係我架！」

「妳食左好多啦，我幫妳分擔下啦。」

這是實話，我們已經買了三包，可是因為她太愛吃了，結果不消數刻，已經把三包清光。

「唔好啦，要你幫唔好意思，自己既事自己黎得啦。」她起筷打算搶走我手中的水餃。

身為一個中國人，我苦練十多年的筷子功力豈會輸給一個外國人，不過細心回想一下，其實又沒有什麼優勢，因為她的國家也是用筷子吃飯啊。

我暗運內勁，氣運內力於聚於指尖，雙筷緊緊的以蟹鉗之勢牢牢的把水餃夾住，猶不動如山，動彈之不能。

好，我誇張了。

總之她搶不走，連筷子也被我夾緊了，連抽離也不能。

「喂！好奸啊！」

「嘻嘻。」我奸笑。

冷不防，她忽然不再在筷子裡掙扎，反而一下子探頭過來，一口便吃掉我筷上的水餃。

「哼哼，哈哈。」她得意的笑了。

而我則瞪著自己的筷子呆住。

心裡猶如小鹿亂撞的。

我變得整個過程不敢再與她對望。

再用筷子時，也好像多了一份甜甜的味道。

是我錯覺嗎？

「啊.....好飽.....」她大字型的躺在床上。

我想不到她真的能把所有東西清光。

也太厲害了吧？

「肥死妳，仲咁多仲要即刻訓。」

我見她久未回應，轉頭一看，發現她正凝望著我。

「做咩？」我問。

「無.....我諗緊野。」

「諗咩？」

「你係咪第一次拍拖？」

她是指我跟阿曦？

「係啊。」

幹麼這樣問。

「咁妳呢？」我無心的回問一句。

「拍過一次……」

原來木下談過戀愛？

我還以為……

「咁係點？」

「好……差。」

初戀，青澀得讓人回味無窮，也苦得讓人不敢回憶。

## 第十三章

「好差？即係點？」

我不明白這一句的意思，是那個人好差，還是那段感情好差？

她沉默了半晌，我見勢色不對便開口說：「你唔想講可以唔講架。」

接著便乾笑兩下，希望化解凝重的氣氛。

「嗯。多謝你。」她雙眸似是回想什麼不愉快的事，目無表情的回應我。

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從未見過木下的這個樣子，如此的沉重不快，

一向以來，她都是笑臉迎人，好像從未見過她不開心的時候。

這也是第一次。

我靜悄悄的坐到她的身邊，不發一語，學她一樣低著頭。

「做咩？」她問。

「唔開心囉。」

「點解啊？」

「因為妳唔開心。」

「咁……」

「因為妳唔開心，所以我咪陪妳一齊唔開心。」

她愣了一愣，然後用一種不知怎形容的眼神，卻充滿著.....深情？

我們對望了一回，我有點不好意思的轉過頭去。

「多謝。」她說。

「哈哈，唔洗。」

那一晚，我們大概聊到兩、三點才上床睡覺，我很有意識的離她遠遠，保持距離，讓她有一點安全感。

床本來就不寬敞，我因為不斷往床邊移去，差不多一轉身就會滾下床。

「早抖。」她笑著說。

「啊，早抖。」

只不過，同蓋一張被、同睡一張床，卻仍然讓我緊張得不得已，感覺上過了一小時，我仍未能入睡。

她的一呼一吸聲，牽引著我的心臟砰砰砰的跳動。

她.....睡了嗎？

我稍稍的睜開一線眼睛，打算看一下她是否睡著了。

黑暗中，只看到月光照映著她皎白的臉龐、灑落她的身上，這個畫面，頗有古典美人的感覺。

我閉上眼睛，免得自己再胡思亂想。

驀然間，我卻感覺她的氣息，很靠近自己.....

我馬上張眼一看，她忽然貼得很近，本來中間一大空隙的距離，瞬間拉近至只有一個拳頭位。

夜襲！？

我立即為自己的思想感到好笑，她才是女的好不好。

不過她還是迷迷糊糊的睡著，我想剛才那一下是作夢時無意的。

卻已經把我的弄得整晚再也睡不著。

「你做咩唔夠訓咁既？」早上起來時，她問了臉上戴著兩個熊貓眼睛的我。

「問妳自己。」我心想。

可是她睡得那麼安穩，證明她真的放心我吧？

想到這裡我不禁小高興了一下。

我們隔天便回到市區。

離開時，天蔚藍得很，萬里無雲，讓人都心情都舒暢起來，心曠神怡。

誰又料到，將來的事會與這樣美好的天氣成了反比。

踏入十二月，讀書的氣氛開始濃厚起來，大概大家都感到時間無多，

一方面，也感到學校的補課及功課負擔加重下，應該也要認真溫書了。

連平常不溫書的阿威也溫習起來，有點讓人掉眼鏡。

不過也有人認為，學校功課負擔太重了，阻礙到他們溫習。

這一年開始，我漸漸認真的對待每一份功課和上堂專心一意的聽書，

每天下課後也去自修室和木下一起溫書，結果在各科的測驗裡成績表現蠻不錯。

「卓樹，你幾時交返份作文比我？」中文科的miss吳在下堂時，走近我的座位對我說。



「作文？我應該交左架啲。」

照道理我沒有欠做任何一份功課才對啊。

「凍奶茶嗰份啲。」

「係啊，我做左架。」我還記得在自修室裡作這篇文時，

木下一直頑皮地在我的作文紙上用原芯筆不斷畫著一杯又一杯的奶茶圖案。

「奇怪，我真係無收過，你再搵搵啊。」

本來我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心想應該只是忘記了交或是遺失了而已。

可是英文、數學的老師也這樣對我說時，我便心感奇怪。

無端端消失？

一份還可，可能真的是我記錯，但三份？

我很確定我有交的，阿威也說他還記得早上借了我的數學去「參考」一下。

這樣說.....不是遺失了，就是有人惡作劇。

到底是誰？

「近期邊個好憎你啊？」阿威問。

我跟他說了我這件事後，他和我一起在回想。

「我都無得罪過人。」

在學校，我一向很低調，不是什麼會長也不搞學生會，出門有叫人早晨，看見老師也九十度鞠躬的優異學生（除子成績），哪會得罪什麼人。

「情敵？」他說。

「喔？即係.....李鴻璋？」

不會吧？

就算他真的喜歡木下，也不至於做到這個地步吧？

「又唔一定係佢既，你咁多情敵。」他說。

「話唔定.....係我呢.....」他冷笑的說道，又補充一句：「我講笑架咋。」

可是.....

聽他的語氣，又不像是開玩笑。

我才發現，我一直都忽略了阿威他是一早已對木下有興趣的，

但是當我和木下一起（暫時式）後，又不見得他有什麼大的反應，

反而和平常一樣，沒有什麼生氣或憤怒，讓我也一直覺得他對於我和木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當他說出這一句時，我好像能感受到他的真心。

那一句，必定是發自內心的。

我感到背後有一種寒意。

「喔.....」我不知道怎去回應。

「喂，真係唔係我啊。」他辯護。

到了小息時間，我終於知道我的功課跑到哪裡去。

「知唔知邊個咁大蠢？」鄰班理科班的方浩在廁格問我。

他發現了男廁的馬桶塞滿了紙張，上面有寫著我的名字，就過來通知我。

「我都唔知.....」

得罪人嗎？

我真的不知道，但確定了有人在戲弄我。

不單如此，我發現除了功課外，我的東西也一點一點的消失，轉堂時，放在抽屜裡的書本少了兩本，最後在操場的垃圾桶找回。筆袋、回條那些也經常不見。

書包的帶子被人用剪刀剪斷了，裡面倒滿膠水，把我的所有書本都全黏在一起。

有一次，抽屜更塞滿垃圾。

我被人欺凌了？

老師也得知了這件事，校方緊張的曾經全校審問一次，可是就是查不出到底是誰幹的。

媽的。

我開始火起來。

是男人就不要偷偷摸摸搞那麼多小動作啊。

有人說，曾見到李鴻璋那一群人經常出現在我們那一樓層。

可是又不一定是他.....

有時我也覺得阿威看我的眼神.....

不過他是我的好朋友，不該懷疑他吧？

到底是誰？

「就咁算？」

「唔係可以點？都無證無據。」我無奈的笑說。

無證據嗎.....？

課室門「格格」的被推開，黃昏染得整個無人的課室一片橙黃色的，他輕力的把門慢慢的關上，一點聲兒都沒有發出，躡手躡腳走到第二行第三個座位那裡，把一早準備好的袋子打開，倒進那座位的書包上。

「果然係你。」我在課室的儲物櫃蹲了已久，終於引到犯人上釣。

這裡不是金田一，現實的真相，往往不止有一個。

## 第十四章

他顯然沒有預料到會有人仍留在課室，他嚇了一跳，身體撞得桌椅發出「嚓」聲的巨響，眼神慌忙的轉過來望著突如其來出現的我。

「我應該無得罪過你。」我眼前是一個身材矮小，頭髮看是油溜溜的，眼前頂著一副厚鏡片的眼鏡，樣子有點像一隻老鼠。

我肯定，在我記憶中是不認識這個人的。

如果他不是穿著我們學校的校服，我壓根不會知道我們是同學。

他托一托黑框的眼鏡，胸口微微的挺起，似是要為自己說話加添幾份自信，卻掩飾不了他震抖的手。

「你.....你你唔識我唔緊要，我.....我知你衰咪得。」他結巴的說。

「我衰？我應該唔識你架啲？點對你衰啊？」

「唔係對我！係對阿曦！」這句話，他卻說得暢順有力，一點口吃也沒有。

「阿曦？我幾時有對佢衰？」

是不是搞錯什麼？

而且我跟阿曦的事，他怎麼會知道。

他不是跟我們同級，照我的認識，阿曦的朋友中，應該沒有這樣的一個人。

難道是近期認識的嗎？

「唔好扮啦，係人都知你玩佢！明明同緊佢一齊，又要中意第二個！一腳踏兩船！」

仲要為左第二條女飛左佢！之後同第二條女一齊仲要搞埋嗰個日本妹，正一人渣敗類，

你知唔知你搞到阿曦幾慘！成日返學都喊，又要搵水泡，你真係狗公都不如！」

他一口氣怒罵出來，說罷後便不停的喘著氣。

「我唔知邊個同你咁講，但我無咁做，無為左其他女仔飛左阿曦，係邊個咁講？」

「我自己親眼睇到既！係網吧門口嗰次，你同一個男仔仲有喊緊個女仔一齊嘛，比個女仔喊兩喊，咁就被人逼到就範同阿曦分手啊！正一賤男！」

我跟阿琳在一起？

「阿琳嗰時係同我好朋友一齊，所以因為同佢分手先會喊，而唔係因為我，我亦都無同過佢一齊。

而且，同阿曦分手係佢提出既要求，正確黎講我先係比人飛嗰個。」

我盡量控制自己的情緒，希望句子保持說服力，讓他相信我說的是真話。雖然知道了他是作弄我的兇手是蠻讓人生氣，

可是依他的言語，他卻只像一個被人愚弄的人。

他原本理直氣壯的樣子，慢慢也開始變得心虛起來。

「你講我就信？」

「其實唔信可以問下呢級既人，就知我係咪講緊真話。」

他好像洩了氣的氣球，再沒話出。

「你係阿曦既朋友？」到我發問了吧？

他默不作聲。

看樣子應該也不是，但大概我也猜得到是她的「忠實粉絲」。

不然怎麼會為一個不認識的人以身試法。

「你唔似係自己咁諗，可唔可以講係邊個咁同你講？」我又說，語氣帶著勸諭。

因為我感覺他在學校，應該是少有朋友的那種人，也容易被人忽略，自然的也會誤聽、偏信別人讒言。

他還是沉默的不說話。

「我保證唔追究你好無。」

他苦惱的在考慮了一會，

我再次說：「佢誤導你？你仲幫佢做咩？」

「我都唔知你係咪講緊真話。」

「都話左你可以問身邊既人，甚至阿曦，我保證係真。」

「咁又洗問佢.....」

「咁到底係.....？」

他緩緩的吐出：

「係我嗰級既李鴻璋.....同我講.....。」

## 第十五章

收到李鴻璋要接我放學的消息，是在我揭發了就是他幕後主謀，去唆擺一個暗戀阿曦的男生來不斷騷擾我的幾天後。

那時，正在上中文的作文堂，吳老師繼續講著怎樣利用字詞聯想，去構成一篇作文，

而黃明則在我一旁左觀右看，然後壓低聲線地說：「我聽聞李鴻璋話會接你放學。」

「你小心啲啊。」他拍一拍我肩膀，他用擔心的眼神望著我。

起初我不明白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因為即使我知道了，還是沒有什麼行動。最後我想得最勉強的答案，應該是被人揭發做壞事的，自然會心虛，唯有先下手為強。

「多謝你。」我苦笑了一下。

「洗唔洗同老師講？」

「但講左又可以點？」

這種情況，我真的不太相信學校的老師能幫到多少。

「可能可以護送你返屋企呢？」

「但係可以護送幾多日。」

這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雖然我如此說，不過我心中卻沒有任何解決方法。

可以怎樣做呢？

就這樣，苦惱了我整堂作文，如同空白的作文紙一樣，一樣方法也沒有。

「嗯，好啊。」

過了午膳，還有三堂課便會放學。

我望著外面藍藍碧麗的天空，邊望邊思考著到底李鴻璋說的話是否真實、如果是，那跟老師說？跟朋友說？跟.....木下說？還是一放學就衝走？

想著想著，三堂也不經不覺的過了。

我就這樣，什麼都沒有準備就步出校園。

臨出門口拍卡時，校門的守衛姨姨對我微笑說再見，我也點點頭，可是笑不出。當時我心想，如果姨姨你能夠在我被人追殺時，及時報警我已經感激不盡了。

這個時段接近六時多，我故意在學校留了一會才走的，結果街上只有一兩個學生，我瞥一瞥外面，沒有什麼動靜。

「難道真的只是唬嚇？」我心想。

正當我想著怎麼會沒有人，步行到喇沙利道的轉角位時，我的注意力不由得被左邊的景象吸引著。

「就係佢？」

「終於黎啦？等撚死我咩。」

「肯蒲頭啦咩？」

左邊的轉角位不遠處站著蹲著一班人，就是李鴻璋，還有幾個他的同學，然後就是四個穿便服牛仔褲的「街外人」。

我心知不妙，打算馬上轉身離開時，後面卻已有另外一個人擋我去路。

其中一個染著粉紅色頭髮的「街外人」一手抓著我的肩膀，另一手梳著自己的頭髮說：「喂，靚仔，過一過黎。」

他們一班人夾逼著我的，把我強拉到附近一條後巷去。（就在對面街）

「喂，聽聞你搶左我兄弟條女啲。」仍然是粉紅色頭髮的那個說話，

語氣帶著滿滿的威脅，李鴻璋就站在一旁默不作聲，好像一個小囉嘍在等候老大為其出頭，只是一臉得意的樣子。

「木下從來都同你兄弟唔係男女朋友既關係，我又點搶左佢條女呢。」

我有點驚訝自己到了這個地步還能如此鎮定，只是有一點激動，



激動是因為覺得道理是站在自己那一邊，也驅使我到了這一刻，

被十個漢子圍著仍如此堅定，不知道這是勇氣還只是天真。

「木下？」

李鴻璋這時靠前對那個粉紅頭的說了幾句說話，

應該就是跟他說木下正是那個他們一直所提的女孩，而粉紅色頭才如夢初醒。

「乜你地唔係男女朋友關係架咩？」粉紅問李鴻璋。

「呃.....本身係，但就係被佢搶左。」

「聽到未啊，你無啦啦搶左我兄弟條女啊。」粉紅頭手背拍打住我的胸口，挑釁的說。

「即係佢都未追到個女仔，點算搶？」我說。

好笑的是，粉紅頭好像有點動搖的回望了李鴻璋一眼，又馬上回來瞪著我說：

「總之你搶我兄弟條女！仲係到牙刷刷？」

我忘了有些人是不講道理的。

「如果中意就代表係佢女朋友既話，咁你可能要小心，因為你身邊啲兄弟隨時都係你女朋友既男朋友。」

「仆你個街，咁臭串？」粉紅頭一手拉著我的衣領，扯得我向前扑了一下，然後他的眼睛注意到我的褲袋。

「你插住褲袋咁耐做乜野，拎出黎！」他左手捉住我插在褲袋的右手，用力拉出來，然後看到我的手正拿著通話中的電話。

「屌你死靚仔報警！」他憤怒的正準備一拳揮過來我的右臉，我條件反射般的一腳踢著他的下身，他應聲的向後仆倒在地上。

也許沒有人預料到我會出手，他身邊的兄弟都呆住了，沒有人反應過來，我心知不妙，趁他們還未回神過來，馬上拔腿就跑，衝出後巷，向著學校的方向跑去。

「吓啊吓啊」我急速的喘著氣，不要命地飛快跑著，因為我已感覺到他們在後面追跑過來，呼吸急速得肺部有種被人捏著的痛。

「咪走啊！」

他們的腳步聲愈多愈近，我更快的跑往學校，只差一段小路就到！

「仲捉唔攞到你！」

我忘了李鴻璋是運動健才，他很快便追趕上來，抓到我的衣服，一拉便把我絆倒地上。

「咁好跑啊啦！」

粉紅頭追了上來，狠狠的一腳踩在我的肚皮上！

我頓時感到強烈想嘔吐的感覺，我火起上來，對著他的腳一拳揮過去。

「屌你仲敢還拖！？」他發洩怒氣般的，用更大力踢了我數腳，

我左邊的肩膀痛得像骨折一樣，嘴裡一陣甜甜腥腥，應該是流血了。

「打佢啦，唔洗留力。」他對著身邊的小囉嘍說，小囉嘍們獲得批准後，也加入圍打一份。

我的全身好像被數百個人擊打一樣，不停被他們用腳踢著，

痛得全身的細胞都好像都苦叫，要被撕裂一樣。

「唔好打啊！」

突然一把熟悉的女聲傳來。

本來被無數雙腿踢著的我，被一個柔軟的身軀包護著。

「唔好再打佢！」她哭著。

這是木下的聲音。

有時我不明白.....為何要為我做到這個地步。

妳卻說，終有一天你會明白的。

## 第十六章

我好像發了一場夢，只是睡醒過來，身體動輒也會劇痛得像被針刺。

一張開眼，便是白白的天花板，一陣濃烈的消毒藥水氣味。

又是醫院。

到底我的人生跟醫院有多熟悉的關係，要進多少次才夠？

躺在醫院的床上，是百無聊賴的。

幸好不時也有不同的人來探望。

「死仔，你搞咩，點解人做學生你做學生，你可以搞咁多蘇洲屎出黎架？」

老爸雖然口中唸過不停，卻還是在家煲了生魚湯帶過來探望我。

「對人好的啲啦你。」他在舀湯的時候對我說。

「咩？」對誰好一點？

「同你一齊入院嗰個女仔囉。佢喊到眼都紅晒，咁有心既女仔，呢個年頭買少見少架啦。」

木下來探望我，是入院後第二天的夜晚，她應該是放學後便趕來，因為她還穿著藍色的校裙。

「你醒左啦？」

這是她遇見我的第一個反應，不知是否我看錯，她的眼裡好像泛著一點淚水。

「係啊，無事啊。」

我舉舉雙手，裝作強壯的姿勢，渴望讓她少一點擔心我。

「點解有事都唔講啊？」阿威問。

木下和阿威阿文一起相約來探望我，阿威好不客氣就一拳打過來我肩膀上，痛得我呱呱叫。

「喂！我病人黎架！」

「抵你死，死左都唔抵幫。有事都唔講，最好就打死你。如果唔係有木下衝左出黎，你真係一早比人打死左！」

原來那天，當我在後巷逃出去，被一班人追著時，

有幾個低年級的學生本來正準備出校門，卻見到這個情況，嚇得馬上逃回學校大叫：「有人要殺人啊！」（我聽到這裡笑了起來）

門口的姨姨果然有立時打電話報警（雖然我也打了），

然後剛好也放學的木下，正準備寄訊息給我時，聽到他們說的話，

瞥了一眼，驚覺被圍的是我，就奮不顧身地衝了過來抱著我，甚至.....捱了數下腳踢。

李鴻璋見那人是木下，頓時叫停他們，過了不久，警察也到了，那班人則不見了，李鴻璋和幾個朋友也逃走了。

可是他們笨於在校門口鬧事，實在太多人證，怎會逃得了。

過了不久他們便記了三個大過踢了出校。

「你無事嘛？」我聽說木下為我捱了數下腳踢的時候，緊張的問。

她只搖搖頭，笑說：「好啲好返，你都唔想聖誕節訓醫院架。」

聖誕節？



## 第十七章

在醫院渡過了苦悶的幾天，

雖說苦悶，還是有些驚喜。

有一個我意料之外的人也來了探望我。

「曦？」

「你幾好嗎？」她站在門口笑著問。

「都算死唔去既，哈哈。」我躺在床上說。

她從門口慢慢的走過來，腳步好像要從陌生漸漸適應回到熟悉的距離一樣。

「醫生有無話有咩後遺症？例如.....失憶咁啊？」

「我又唔係撞車.....」我微笑說：「只係有啲位骨折同瘀傷，無咩野。」

「痛唔痛？」

「痛啊，不過應該好快無事既。」

「咁就好啦。」她呼了一口氣，想起什麼似的，把手中的白色膠袋抬高說：「係啊，我帶著野食比你。」

「太好啦！妳知唔知醫院啲野食真係會食到人冇自殺傾向，妳簡直係雪中送炭啊。」

「哈哈，誇張啦你。邊有你講到咁難食。」

「有架。」

我急不及待的打開碗蓋，她說：「係你最中意食既車仔麵，蘿蔔、牛腩同花菇粗麵。」

「多謝妳啊。」

雖然麵泡在湯裡久了一點，有點爛，卻還是很好味。

「係呢，木下呢？」她在我吃麵時候問。

「佢琴日黎左啦。」

「喔.....佢今日唔黎探你？」

「我唔知啊。」

她沒有再說話，我吃著麵時不經意的問：「你今日咁好既，唔洗陪阿健咩？」

她愣了愣，沒有回答。

「.....曦.....？」

「吓？」

「妳唔洗陪佢咩？」

「嗯.....唔洗啊。」

「妳無野嗎？」

「無野啊。」

可是看她的反應，她這句無事實在沒有說服力。

不過她不想說，我也沒有追問下去。

因為感情問題每段關係也會出現，過一段時間就能解決的。

而過了幾天我終於能出院了！

幸好趕得上在聖誕節出院。

木下跟我約定好，大家互送一份聖誕禮物給對方。

「我唔要拎條絲帶綁住自己就話送自己比我既禮物架！」

「咦，好似唔錯啲妳呢個想法。不過我幾願意妳咁做。」

「哈哈，你就想。」

「我當然想。」

聖誕禮物，到底該送什麼？

這又讓我苦惱了幾天。



## 第十八章

為了準備木下的那份禮物，我特登去逛了幾趟商場。

我不想禮物太過普通的關係，結果進了特色精品店，好像感覺選的禮物會比較不平凡。

一進門便有一個年輕的女店員過來，她留著一頭波浪的啡色頭髮，眼睫毛長得仿佛為大大的眼睛添多一層眼線，更顯深邃。

上身白藍間條衫配牛仔褲的她，穿著一條黑色的圍裙一臉笑容的走過來說：「你好，可以隨意睇下。」說罷了，便回到收銀處，通常這些店都是任由客人去挑賞的。

不知怎地，我第一眼看那個女店員的時候，以為自己看見了木下。

是樣子嗎？又好像有點不同，是感覺和氣質很相近。

這讓我不自禁腳伐步向了收銀處。

「唔好意思啊，請問妳可唔可以幫我一個忙？」

「嗯？」她坐在座位上抬頭望著我疑問了一聲後，便站了起來笑問：「有咩可以幫到你？」

「如果.....係妳，妳會中意收咩既聖誕禮物？」

她的眼睛似笑非笑的眨一眨望著我，我馬上便知道這是讓人誤解的問題，便說：「我係送比朋友。」

「喔.....女仔？」她仿佛明白了什麼的點起頭來問。

「呃.....係啊。」

「女朋友？」

「呃.....係啊。」

「哈哈，好啊我明啦。嗯.....你個女朋友仔中意咩架？」

「佢好中意睇書。」

「嗯.....」她右手抬著頭，壓在平放的左手上，呈思考的樣子。過了一會後說：「如果係我一個中意睇書既女仔.....我可能會想要一個新書架放書。」

「書架？」

「不過，如果係親手製會更加有心機。」她笑說。

「親手製.....啊？」

「當然啦，有付出過心思同精神既禮物，會比一份單係用錢買更賦予多一層意義。」

「自己砌？」我喃喃自語的，這我又不知道應該去哪裡買。

「如果你想自己砌，我可以幫你代訂材料啫。」

「可以咩？」我瞪大眼睛望著她。

「當然可以，但價錢可能都只係平返少少。」她眨一眨眼說。

我看了一下日期，時間應該還許可的。

「好啊，唔該晒妳。」

決定好禮物，離開禮店時，電話突然響起。

是阿曦打來的電話.....

## 第十九章

「喂……？」電話的對面只傳來空洞的聲音，這讓我感到有點毛骨悚然。

「喂？係咪阿曦？」

對面還是一片沉默，好像封閉在密室中，連一絲空氣也沒有流動般的寂靜。

「阿曦？」

「阿曦？妳係咪有事啊？」我開始擔心起來，她是不是發生什麼事，該不會被人綁架了吧？

「曦？」

「卓樹……」

來到奧海城附近的海旁時，離和她的通話已經是一小時後。

她獨個坐在海邊，雙眼無神的望著海面。

「曦？」

她微微一笑，可是這一笑感覺沉重。

我沒有說話，走到她的身邊就坐下來。

「呢到景色唔錯啊。」我隨便找了一些話題打破沉默。

環顧海面，這裡因為是避風塘的關係，碼頭泊滿了輪船或船隻，偶有一、兩隻帆船經過，

在波平如境的水面劃破一條長長的浪花痕跡，久未平復。

風嗖嗖的迎面吹過，阿曦的長髮輕輕的飄逸起來，

其中數條髮絲被風吹得在其失落的臉孔上輕撫。

我們就這樣靜止不動不說，望著船緩緩的前進和浪花淺起。

時間好像流動很像一個年紀老邁的老人一樣緩慢，步伐遲緩的，存在的一切都調較了慢鏡。

「唔開心？」

我實在想不到該說什麼，唯有從無意義的說話入手。

本來我沒有預想她會回應我的，她卻緩緩的開聲說：「我係咪真係好衰？」

「下？」

「點解好似每一個人都係咁。」

「.....妳同阿峰嗌架？」

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像是要穩定什麼後，才開口說：「其實我地一早已經性格唔夾。

一開始時候，他都仍然勉強遷就到我，未至於嗌交。

只不過日子耐左，佢慢慢忍受唔住，開始發脾氣同唔滿意我同其他男仔玩得咁埋，成日同朋友出街忽略佢。

我都有試過改，但他嫌我改得唔夠多、唔夠快。」

「所以就嗌交？」

「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她苦笑一下

「我自問有盡力改，好努力咁記住唔可以咁唔可以咁，但一有朋友有事搵我，我就好自然咁唔記得左出左去幫，令到佢又好嬲。

唔同男仔玩得咁埋，但男性既好朋友問多兩問，我又會唔忍心同佢地講返野.....」

我心想，這果然是阿曦的性格，跟我在一起時，她也是這樣的。

聽起來的時候，有點難過的感覺，因為相對下去，阿曦好像未曾為我去改變什麼。不過我馬上為這個想法感到抱歉。

「卓樹，我係咪一個好唔合格既女朋友？係咪無男朋友會忍受到我既性格？」

「我覺得.....」我停了一停然後說：「有時做妳男朋友真係會好唔開心，好易呷醋。我嗰時都係咁諗。但事後又發覺.....我錯左。我當初中意既妳，其實就係原原本本既阿曦，就係有呢啲特質既阿曦，就係重情義、不拘小節既阿曦。」

只不過慢慢自卑同妒忌加上佔有慾作祟，唔想比其他人搶走妳，令我開始變質，變左好似已經唔係欣賞本來既妳，單係想獨佔妳一個，拎安全感。

或者兩個人相處一齊，有時好多衝突，好似好唔夾咁，

但木下成日都會講：『呢個世界無性格不合既分開，只有愛得唔夠而分開』，

我相信而家可能未融合到，但佢中意妳既，一定捱得過既。比啲信心啦。」

阿曦眼神充滿不可思議的望著我說：「你.....好似唔同左好多。」

「可能同得木下多.....哈哈。」

「喔.....」她轉過頭去幽幽說：「但佢呢排好似同第二個女仔好近。」

「可能佢只係想激妳，吸引妳注意返去啫，妳都要行動啊。加油啊，我支持你地。」

「多謝你.....卓樹。你仍然都係包容。」

「唔洗客氣。」我微笑說。

可是我又不覺得自己是包容，當初正是接受不了才分手的。

應該是吧.....

「如果我地無分手，你覺得你會唔會忍受到我繼續咁.....因為你話你都有變質.....。」

「我都唔知。」我聳一聳背說。

氣氛有點尷尬，她便問：

「我話你地聖誕節諗住去邊？」

「我諗住去海洋公園哈哈，會唔會好無驚喜同心思？」

「唔會啊，幾好啊，我都想去啊！」

我們一談一笑，時間不知不覺溜走。

很快便要渡過一個難忘的聖誕節。

曾有人問過，人生中最難忘的回憶是哪一件，我回答說：「除了那一夜，就是聖誕節那一晚。」

## 第二十章

就在我們快要放聖誕節假的前一天，我和木下還是在自修室裡溫習渡過。

因為距離公開試的日子來臨，並不會因為放假而給你延遲幾天。

日子還是那麼少。

當我在努力和英文拼個你死我活時，木下則在一旁靜靜的看書。（中五真好啊，其實是她平常已經有溫書，成績很好。）

我們由六點溫到晚上九點多，對著我討厭的符號幾小時，我溫得已經有點頭昏腦脹，就伏在枱上轉頭望著木下看書。

認識了她一段時間，我發覺她看書時有個小習慣，永遠會把頭髮翹著耳後，右手一手拿著書，左手則放在嘴唇前，不論看什麼書，她也是這個姿勢的。

我心裡覺得太悶，便故意模仿她的姿態，左手貼著嘴唇的伏在桌上望著她。

過了不知多久，她終於在翻頁時注意到我的視線，就疑惑的瞧過來。

我想，她也不知道她自己有這樣的小動作，所以第一眼看見我時，也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你唔溫啦？你係度做咩？」

「扮妳囉。」

「扮我？」她放下書來，專注聽我說話。

「妳唔知妳睇書嗰時，永遠有咁樣既動作架咩？」

她低頭看一下自己，仿佛要尋找什麼似的，然後笑說：「唔知啊哈哈，我係點架？」

「妳係咁架。」我故意誇張地模仿她，眼神和動作裝得醜怪一點，讓她看到之後也禁不住大叫：「哈哈，唔係掛，我係咁樣衰架？」

「講笑啫，其實我扮得衰，妳係做得好吸引。」

「呵呵，多謝啲。」

「都唔知妳係咪專登做黎吸引仔既。」

「哈哈，痴線，又亂黎啦你。」

「溝仔啦妳。」

「無啊。」她哭笑不得。

「溝仔。」

「無啦。」

「溝仔。」

「無啊。」

「溝仔。」

「無啊。」

「溝仔。」

「係啊，溝你。」

這突然的一句，讓我呆住了，啞口無言。

雖然我曉得那是開玩笑的一句，心裡還是有一點暗爽。

「如果唔係妳講好左，我真係以為妳係中意我。」

「點解咁講？」

「因為.....妳扮得太似。」

「呵呵.....」

她笑了幾聲就沒有再理會我，回去看書。



我問：「妳睇緊咩？」

「顧城既詩。」

「妳好似好中意佢咁。」

「都係架，佢既詩讀落好有味道。」

聊了兩句，我伏在桌上小小的打盹一下，夢中好像感到書本在輕輕的震動，也只是輕微的，很快便沒有了。

「咁聽日見啦。」臨別前我說。

「拜拜。」

我們約了明日一起到海洋公園玩的。

我帶著雀躍的心情回到家中，期待明天的旅程。

假如愛有天意.....

## 第二十一章

十二月的聖誕節。

那天我早早就起床了，吹著口哨梳洗過後，還有時間吃份早餐。

老爸看我一臉得意的樣子，不禁也問了句：「咁開心，約左女朋友？」

我不自禁微笑起來，沒有回應他。

我臨出門時，再三照鏡確保今天的儀態是整齊的，穿鞋時不覺意瞥見放在房間的書櫃。

那個砌了我好幾個晚上的書櫃。

我想木下會喜歡的。

正當一切都準備就緒，我已經穿好鞋可以出門時，發生了一件事。

這件事又影響後來一件讓我直到今天仍然後悔的事。

或許遺憾、讓人後悔的事，每天都發生，可能是後悔沒有跟朋友去畢業旅行；可能是後悔沒有買今期的六合彩，但大部份都只是雞毛蒜皮的事，能用時間沖淡，轉眼間你便會忘得一乾二淨。

唯有剩下一些，你怎樣忘也忘不了，悔疚感會故意乘深夜迅雷不及掩耳的侵襲你，讓你整夜都再也無法入眠。

那是我的電話響了。

而我接聽了。

「喂？阿曦？」

轉眼間我已經在街道上截的士，因為接過電話後，我已馬上嚇倒了。

電話中的阿曦哭得很厲害，是我認識她到現在亦未曾見過。

她一向很堅強。

我不斷在電話中問她怎麼了？發生什麼事？

可是她沒有回答。

只有不停的哭訴聲傳出。

「阿曦，妳唔好喊住先，妳可唔可以講下咩事？」

「嗚...嗚.....啊...」

「曦？」

「嗚.....到底.....係咪我死左佢先會返黎？」

沒多久，電話便掛線了。

我瘋狂的回撥給她，可是她就是不接，連她的屋企電話也打過，因為她是用屋企打過來的。

這個情況，實在不忍心放任她不管。

唯有趕去她的家看一看情況。

我望一望手錶，計算一下，還有兩個多小時才是約定時間，我用一小時趕去看阿曦的情況，應該還來得及的。

幸好一到街上便立即截到車，而且我跟阿曦的家又不太遠，十五分鐘便趕到了。

到達她家門口，我不斷按鐘和在門口高叫，過了一會，門終於打開，一開門便看見雙眼通紅、鼻子亦紅得像發炎一樣，臉上一行行的淚痕的阿曦。

還有很惹人注目的左手，因為手背上有一道用刀片劃成交叉的傷痕。

看到這裡時，我心裡是很憤怒，都幾歲了，還要像小朋友以自殘尋找慰藉和同情？

不過她現在傷心成這個樣子，我不忍說什麼責備的說話。

「果然.....呢個時候得你仍然會黎.....」

我一言不發的，從她家裡的急救箱拿出消毒藥水和繃帶，然後拿起她的手找她包紮。

很想生氣卻不能。

「啊！」她被藥水消毒時忍不住痛叫了一下。

我盯了她一眼說：「痛就唔好傷害自己啦。」

幸好的是傷口並不深，而且不是在脈搏位置，流得血不算多，血亦已經止了不少。

花了一會功夫便把她的傷口給包紮好。

「多謝你……」

「唔洗。」

「而家係咪可以講做咩事？」我問。

她本來稍稍平靜了的情緒又再度翻波，眼淚禁不住的流出來。

她掩住嘴，想遮蓋自己哭泣的哽咽聲。

「對唔住……」

「唔緊要，妳平靜啲先。唔想講可以唔講。」

她哭了一會，好像又平復了，慢慢的開口說：「本來，我嗰日聽你講完，就即刻去搵返佢。」

「嗯嗯。」我專心的聽著說。

「然後……佢都話佢同個女仔一齊係為左激我。」

「嗯嗯。」

我大概也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阿曦見阿峰對聖誕節怎樣慶祝沒什麼反應，就決定主動製造驚喜。

她想破頭後，決定為他煮早、午、晚三餐作為送給他的禮物。

菜單定好了後，她便前一日去了街市預先買好材料，然後在今天一早就帶著菜料去他的家，準備給他驚喜。

當她雙手都是餸袋、滿心歡喜的在門口禁鐘時，她聽到阿峰一邊不耐煩的問：「邊個啊？」一邊開門，

而他開門看到她那一刻，沒有她預想中的高興，反而是.....一臉驚慌。

當她瞧見坐在梳化的那個人時候，她明白了為什麼他會害怕。

「係嗰個女仔？」

她搖搖頭。

又再一次哭起來。

「係.....阿螢。」

阿螢，排球女健將，樣子看上去好像唐寧，

一向是受歡迎的女生，也是今年的DSE考生，

不過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是阿曦的好朋友。

有什麼比情人和最好的朋友一起背叛更痛？

## 第二十二章

阿曦她哭了很久。

從強忍不發咽泣聲到放聲嚎哭，這仿佛是情緒崩潰的痛哭，信任被破壞的控訴，痛楚的表達。

「如果.....如果.....」她邊哭著邊喘著氣說。

然後又不小心被口水哽到，咳過不停。

原來當人哭得最悲傷時，會喘得像哮喘一樣，無法呼吸，好像是身體的生理上極力排斥接受事實。

「無事嘛妳？慢慢啊。」我掃著她的背，希著讓她呼吸回順一點。

我想，無論之前有什麼不和，看到她這個樣子，也不會忍心放任她不管。

過了很久，阿曦的哭聲終於微弱下來，慢慢呼吸速度也放緩下來。

「好眼訓？」

她沒有回話，整個人呆得像一隻沒有靈魂的木偶，只懂一直用通紅的雙眼望著遠方。

「係咪想訓？」

「不如妳訓一覺先好無？」

她遲延的點點頭，整個動作慢得似電影放慢格一樣說

「咁入房。」

我小心翼翼的扶著她的手入房裡，替她蓋好被子。

「訓一覺，就會舒服啲架啦。」

我在床頭叮嚀她說。

「你.....要走啦？」她驚惶的問。

「對唔住啊，我今日約左人，無得唔走.....」

我望一望手錶，已經只剩九個字。

「可唔可以陪多我一陣……」

看著她滿眼淚水的眼眶，實在無法拒絕。

「咁……我留多十五分鐘。」

希望坐的士不會遲太多。

最要命的是，我不能打電話告訴木下我會遲到，叫她遲一點出門口，以免等我太耐。

因為自從上一次在長洲，我們把電話都弄濕了後，木下仍未買一部新的電話，只因她說好像沒有一款適合她，本來打算過了聖誕節才買。

現在糟了，可能要她等我一會。

這十五分鐘時間過得好慢，一方面又擔心阿曦，另一方面又擔心木下。

「曦……？」我輕聲一問。

她好像已經睡了。

正當我想起身時，右手忽然被人捉住了。

「唔好走……好無……？」她張開眼說。

「我真係……」

「如果……如果……當初我無離開你就好……」



如果有如果

## 第二十三章

---

夕陽慢慢的在水面沉沒，天空變得漆黑幽暗。

坐在椅子上，投想在回憶之中，往事的片段不斷的在眼前如投影般活現眼前，竟看得入神，

有種抽離了現在，置身於另一個世界的感覺。

只是絲絲的粵曲歌聲把我拉回到現實中。

我正望著魚尾石發著呆時，有一個婆婆忽然出現在我的眼前，

她的頭髮花白，穿著印滿花紋的絲質衣服，一臉慈祥的樣子，

就好像平常在街上遇到的普通婆婆。

她好像瞧著我望過來，眼神帶一點好奇。

過了兩三秒，確定了她真的向著我望時，

我側一側頭回望婆婆，表示怎麼了的疑問。

我應該不認識她的。

她看見我的疑問，便逕自走過來。婆婆年紀大約是六十多歲那些，

雙腳仍是健步如飛，不消一回，她已經走到我的前面。

婆婆先是微笑點頭一下，然後開口問：「一個人啊後生仔？」

這句對白除了名詞之外，有點與向陌生女生搭訕相似。

當然，我不會笨到認為婆婆對我有興趣，我未至於如此自戀。

「係啊婆婆，你都係？」我微笑說。

「我啊，同班老友記係嗰邊唱緊歌，但我見你一個後生仔坐咁耐，

阿婆就好奇啦，做咩一個人坐成日咁悶啊。」

婆婆不急不緩地說，語氣與每個字的讀音配合得很好，

讓人不禁想像她年輕時口才很好，應該從事需要說話相關的工作。

「我見公園咁靚，咪入黎坐下。」

「而家愈黎愈少後生會中意去公園囉，咁悶都無野玩既。」

其實也不然，木下就喜歡來這裡。

「唔係啊，清閒時黎靜下都唔錯。」

「我睇你都唔似想黎靜下，阿婆做左咁多年人，出黎社會打滾咁多年，

對睇人臉色，唔敢講話係一定岩，但都有幾有信心。

你啊，你嗰個就已經成個愁樣寫左出黎，瞞唔到婆婆架。」

婆婆的眼神仿佛要透過我的眼睛望穿我的心底裡，害我低頭不敢望著她。

「做咩事唔開心啊？同女朋友嗌交啊？」她見我久未回應，便再發攻勢。

「婆婆，我無女朋友架。」

婆婆點點頭，一臉可惜的樣子。

我吸了一口氣，然後開口說，把這四年間的事，沉在心底最深處的事，

如用翻起海底千層沙般，對一個陌生人說出來。

「佢真係一個好女仔。」婆婆聽到一半時說。

「係啊.....不過我好多野都做錯晒，唔識珍惜佢。」

「你又真係豬左啲既。咁你地嗰日到底最後點樣啫？你有無走到？」

我抬頭望著月光，那天的回憶又湧起上腦海中。

「如果.....如果.....當初我無離開你就好.....」

阿曦的聲音如環迴立體聲在耳邊迴盪不散。

那天真的很難忘，難忘或許是看到前女友如此傷心，難忘或許是木下的等待，

又或者，

難忘其實是因為我抱住了她。

*結一個紀念的繩結 記錄你離去後 萬語和千言 瓦解*

## 第二十四章

我說出來的時候，心裡連帶一種愧疚感，仿佛用聲線發出這一句，也是一種罪惡。

但是婆婆沒有流露什麼厭惡或鄙視的表情，仍是一副聆聽的樣子，這讓我有點意外。

我在心裡舒了一口氣，卻有些不解，便問道：「婆婆，我唔明。」

「下？」

「你唔會覺得我好衰架咩？點解好似無咩反應咁？」

她給了一個我不知該氣還是該笑的答案。

「你都未講完。」

「但.....」

「你唔係話個叫木下既女仔只係暫時做你女朋友咩？本來唔係真，咁點解要慚愧？」

「因為之後既事.....」

「有感情過失係人之常情，你話無我反而仲覺得奇怪。

何況要旁人既審判同指責根本係無謂，

真正既後果，你自然會承擔；

真正既懲罰，你亦一早已經有。」她指一指我的心臟位置。

我呆了。

「咁跟住呢，我比較有興趣聽之後既發展。」

「當時我抱住佢，我都唔知點解，心裡面好似有積藏好耐湧上腦裡面，然後就好衝動咁攞住左佢。」

衝動真的會把人累死。

我已經分不清，我到底是真的分不下，仍然很喜歡阿曦，還是什麼。

我只知道，我抱住她後，腦海馬上出現了木下的影子。

「對唔住.....我唔知做咩.....」我立即輕輕的放手。

可是阿曦仍緊緊捉住我的手不放。

「唔好.....」她苦苦哀求的望著我。

「陪下我好無？」

我嘆了口氣，答應了她後，便打了電話給阿威，希望他去找木下，告訴她不要等我。

撥了電話後，我去了廚房煮了點食物給阿曦吃，不過她太害怕我會無緣無故的離去，連我煮飯時也站在我的身後，拉著我的衣袖。

失戀時，人真的很脆弱。

我那時失戀，如果沒有木下到底會怎樣？

想到這裡，又讓我更愧疚剛才所做的事。

即使木下不喜歡我，但我還是覺得如果喜歡她，就不應該抱著另一個女孩。

他媽的人渣。

「你唔開心啊？」

「無啊，妳食野啦，餓左成個早上。」

「嗯嗯。」她很用力的點點頭。

吃完東西後，她說想看電影，便拉了我入房看電影。

我們一口氣看了三部電影，過程中我不時擔心木下會不會等太久，

可是我的電話沒有響過，那阿威應該沒問題吧？應該找到她了。

而且阿曦一直叫我專心點看電影，唯有信任阿威。

希望她不會太生氣。

可是當第三部電影放到一半時，我突然感到有點奇怪。

即使找到應該也會打給我吧？

我回到客廳看電話時，我心不禁一凜，居然有五十六個未接電話？

我的電話何時較了靜音！？

有三個是無電話號碼顯示，或許是木下用電話亭打來的，而有五十三個都是阿威的。

我心裡有不好的預感，趕緊打給阿威，響了幾下便馬上接通了，

他一聽電話就立即極大聲的大罵：「仆你個街，你唔好下世先聽電話？去左邊到啊你？

你知唔知我到而家都搵唔到木下啊！」

彩虹的第八個顏色是夜的黑色

## 第二十五章

「喂喂??你又唔係到?」

「喂?樹?」

「喂喂?樹!」

我驚醒過來。

我望一望手錶，現在是晚上八點多了。

「喂!喂!」阿威仍在另一頭不斷叫著。

「你繼續幫我搵!我而家黎!」我說罷便立即收線，打算轉身就出門。

阿曦卻站在我的臉前說:「你要走啦?」

「係.....對唔住。」我邊穿鞋子邊說。

「去搵嗰個日本女仔?」

「係，原來一直搵唔到佢，我擔心佢有事。」

「點解個個都要走.....?」她突然像個小孩發脾氣的坐在地上哭了起來。

「唔係，唔好咁，阿威搵唔到佢.....」

「點解要走?唔好走啦好無?佢都有人搵緊佢啦，你去左都未必有用.....」

「對唔住.....唔得，今日係我約左佢，而家搵唔到佢，係我責任黎!」



「可唔可以留低.....你仲中意我架嘛.....係咪？」

「可能.....對唔住阿曦，我好後悔咁做，

我唔知嗰刻我係出於同情定係放唔低，

但我好清楚呢一刻，就算我放唔低，都只係以前既回憶，

將回憶同現在重疊左，對唔住.....係我唔夠成熟。」

「我應該中意既係木下。」我補了一句。

「木下木下，成日都係佢，提住既都係佢，講到佢好好咁.....」

她喘著氣望著我說：「你被佢玩左都唔知.....你究竟知唔知道，當初我地會分手，都係因為佢咋！」

？

我不明白。

她到底在說什麼。

我們分手關木下什麼事，不是阿曦自己決定的嗎？

她看我一副不解的樣子，繼續說：「當初唆擺我同你分手既，就係木下呢個人。」

我不相信。

「你只係佢其中一隻兵咋！蠢到死！」

我不相信。

我身體本能上不停在搖搖頭.....

「唔會！木下唔係啲咁既人黎.....」我笑出來說，

我也不明白我為什麼會笑出來，好像聽了什麼好笑的說話，

可是這一笑，卻把我肺裡什麼掏空出來一樣，有種空空的感覺。

「點解你到呢個時候仲要執迷不悟，信住嗰個女人！我呢你做咩？」她大叫起來。

「如果你唔信！我同你一齊去搵佢，同佢當臉同質！」

她拉起我的手就走，我很被動的被她拉著走，腦海卻不停回想一些片段。

當初，我跟阿曦分手的那一天，木下跟阿曦是一起回家的.....

木下好像跟阿威很熟悉的樣子.....

我感覺到頭有點暈和痛，用手按了一按，不敢再去想。

不會的，我相信木下的。

雖然與阿曦一同出來有點超出我的預期，不過能成功出來就好，當務之急是要找到她。

我首先打了一通電話去她的家，因為她爸爸媽媽從來很晚才回家，所以只有她聽電話的可能。

而確實沒有人接實。

我再試了十多次，還是沒有人接聽。

確定她不在家了，我們便乘著的士往海洋公園去。

我又打了電話給阿威，可是他仍未找到。

到了海洋公園已經九點多，不少人都趕著離開，散去的人流眾多。

我們來到門口，果然沒有木下的跡影。

「你終於到左？」一轉身，便看見喘著氣、滿頭大汗的阿威。

「未搵到？」

他點點頭，看得出他走得蠻辛苦的。

「我已經係附近加埋入左去海洋公園搵，都唔見佢.....希望佢只係走左唔返屋企.....」

「對唔住，辛苦你.....到我去搵就得。」我感到很愧疚的說。

阿威此時說：「我可以繼續，我去嗰邊，分頭搵下。」

我點點頭，然後便分開去找。

我們到了門口的附近、車站，到處都不見她的跡影。

「到底去左邊.....」

此時，我眺望到離門口一段距離、遠處的一個不顯眼草叢堆中坐著一個身影。

難道？

我們馬上趕過去，走近一看，果然.....

果然是木下！

本來正低著頭的她，感覺到有人腳步前來的聲音，緩緩的抬頭一看便瞥見我。

「阿.....樹？」她第一眼看到我時，立即起了笑顏，

剛想說話，眼睛忽然卻注意到我身旁的阿曦，

把說到出口的話吞回肚裡，很清晰地看到她的笑容呆住了，然後慢慢的退卻。

「對唔住啊！我今日有啲事黎唔到，妳又未有手機，

我本身叫左阿威黎通知黎，點知搵唔到妳，

要妳等咁耐.....對唔住對唔住啊。」我極度抱歉的說。

「唔洗啊，我.....」木下說到一半，

阿曦忽然開口說：「好啦，而家搵到佢啦，咁你可以問清楚佢啦！」眼神充滿著憤怒。

木下疑惑的望著我們。

「你唔想講，我可以幫你問。」她轉頭望著木下問：「妳認唔認，係妳唆擺拆散我地？」

「嗰時我感到好迷惘，對於我同阿樹既關係，因為我成日令佢唔開心。

然後身邊既美寶就係咁同我講，叫我分手，唔好再繼續傷害阿樹。

而你嗰時，亦無啦啦接近我，問我阿樹既野。

分手嗰日仲鼓勵我，話如果無心就無謂再拖。

最後美寶同我講左啦，係你指使美寶咁講，想專登拆散我地，

只係因為你對阿樹有興趣！我有無講錯？你呢個咁假既人？」

「等個個都以為你好好，其實你只不過不停咁收兵！」

「妳認唔認？講啦！」阿曦說著說著，不禁竟然自己哭了起來，

轉頭抱著我大哭。

我不忍把她推開。

木下本來愣住了，然後眼神有點恍惚的望著阿曦，再慢慢的望著我。

她的眼神.....有一種的我不知怎形容感覺.....

木下，

我不相信妳會這樣做的。

對吧？

說一聲不是吧！

終於，木下緩緩的開口了，可是她說的是：「無錯.....你講得岩。我的確係存心拆散你地，想收阿樹做兵。對唔住.....我估唔到對你地傷害咁大。真係對唔住。」然後她向著我們鞠躬道歉。

「你終於係認啦咩！」阿曦滿臉眼淚的說。

「好對唔住.....對唔住.....」她仍然低著頭說。

「賤人！全世界都被妳呃左！」阿曦罵著。

而我此刻已經不知道她們在說什麼。

我整個人都被抽空的感覺，空氣變得很稀薄，完全呼吸不到一樣。

「係.....真既？」

我們的回憶都是虛構的嗎？

木下抬起頭，眼睛泛著淚水望著我。

她點點頭。

她忍著淚水在眼眶打滾說：「對唔住.....係我貪玩.....」

「我.....我唔會再打擾你地.....對唔住。」

苦的 澀的 甜的 酸的 懷念的 我們回不去了

## 第二十六章

那天之後的事，木下怎樣離去、怎樣與阿曦和阿威分手、我又是怎樣回到家已經不太記得。

我的腦海是空白一片，無法思考。

淋了一個熱身浴，已經累得什麼也無法思想，馬上就倒頭去睡。

什麼也不能想.....

今天的枕頭不知出了什麼問題，平常還好好的，怎樣今天，還要是今天偏不就我，怎麼睡得我整塊的濕透了.....

第二天一起床，我發現頭腦極沉重，好像一晚之間注了幾頓鉛入我的腦中，我用手摸一摸額頭，燙熱得很，仿佛一塊日光煎曬的石頭。

我應該是發燒了。

還是蠻高的燒。

我想用手支撐身體起來，卻發現渾身軟弱無力，連用一握緊拳頭的力氣也沒有。

頭部燙得一個不斷加熱的微波爐，我極度懷疑它快要爆炸一樣。

「有無.....人.....」

我又倒在床上，迷迷糊糊中我好像打了一通電話出去，然後就睡昏了。

我又做了一個夢。

夢中，木下看見我生病得如此辛苦，用毛巾為我抹身、用冰袋幫我敷頭、喂我食藥、用額頭為我量體溫和煮了一碗粥給我。

「無事架.....你抖下啦。」她這樣說。

「樹.....？樹.....？」

我聽到有人叫我。

難道.....真的是木下來了？

我一張眼，眼前說話的.....是阿曦。

「起身食野啦阿樹。」她小心翼翼地遞了碗粥上來，呼呼的吹了幾口氣說：「食啦，食左好啲架。」

「點解.....你會黎既？」

「你打比我架嘛。」

有嗎？

「唔知該你.....要你幫我煮粥。原來我已經訓左成日。」我瞥見外面窗戶外，天空已變黑了。

「抖下啦。」她微微一笑。

木下，已經不在了，是嗎？

我和她沒有再聯絡了。圖書館我也不敢再踏進去，生怕會碰見她。

聖誕節假完了後，我又重新上學。

雖然只剩下三個月便考公開試，我卻一點心機也沒有，似一個洩了氣的氣球。



沒有了她在身邊，我就沒有動力去溫書，應該說一溫書我便想起她，我不想再想起。

我們的事，也傳遍了整間學校，大家都知道木下收兵的事，甚至愈傳愈厲害，說她跟我在一起時，收了二十個男生當兵。

大家都在議論紛紛，木下的事成了他們的茶餘飯後的八卦話題。

我不曉得她是否有心避我，我也在學校甚少再遇見她。

「努力埋呢三個月啦。」阿曦說。

我們漸漸熟絡了，阿曦成了我的讀書伙伴，可是我們不是舊情重燃，只是用朋友的身份陪伴。

不過，始終是兩個人。

她是她，木下是木下。

兩種感覺。

我很感謝阿曦，如果沒有她，我可能連書也不會碰，

成績可能差得連有教無類的孔子看見也從棺材彈出來嘆一句：「當真愚子不可教也！」

可是即使她怎樣勸說，我始無心溫書。

就這樣走到公開試.....

人生嘛，就是迷迷糊糊就走過了。



## 第二十七章

在我的腦海，本是構想一幅圖畫，一幅考試前的幾個月自己在拼命的溫習，由早到晚，十多個小時在自修室與書本搏鬥的圖畫。

可是事與願違。

我發覺自己還真是一個不成熟的人，像一個大細路一直以來依賴著別人，依靠著木下。

因此失去她後，我的生活崩潰了。

老實說，你問我有沒有想過當她的一隻兵也是一種福氣，回頭去找回她？

坦白而言，我有。

因為她待人真的很好，相處很舒服，即使是假，也假得讓人甘心貼服。

可是我又恨她長久的欺騙。

也接受不了她還有其他男生。

我已不想再想起這個人了。

結果，這段日子渾渾噩噩就到了學校生涯的最後一天。

中學生涯就這樣結束了。

它來得不緩不急，卻走得快。

這六年來，我得到許多寶貴的回憶，

成長的，由一個呆頭呆腦變成一個學子、

友誼熱血的，與同學在網吧打機的暢快、球場上的追逐、

努力奮鬥的溫書、驚心動魄的考試，

還有初戀的甜蜜悸動，也一一在中學裡面發生。

現在想回來，為什麼我們長大了，就很難產生中學那種感動？大家都變得很現實？

生活.....？

最後一天，班上的同學都互相抱著痛哭，

大家互相在校服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好像這個名字是友情、歲月的留痕，代表著一起經歷過的印記。

我的校服也被同學和朋友簽上自己的名字，

阿威阿文那些更在上面故意寫上粗口，

當阿曦來的時候笑著問：「點解你件衫咁多粗口既？」

這時我才發現他們的惡作劇。

「恭喜你畢業啦。」阿曦笑笑口搭著我的肩膀說。

「妳都係。」我笑說。

經過幾星期，她的傷已經復原得七七八八。

而我胸口校章對下的位置，我卻故意留空著，

我也不明白為何我要這樣做，

或許是因為我最希望簽在這件衣服上的人，不在了。

我只知道，人緣本來極好的她，開始有不少人討伐她起來。

已經不關我的事了。

這一天，直到九點多學校要閉門，我們才和老師離開。

離著校門，仍記起中一新生入校時的緊張焦慮，到現在盛載滿滿的回憶與不捨之情。

我對著它鞠了一躬，輕聲說：「多謝妳。」

多謝妳，母校；多謝妳，  
。

## 第二十八章

第一日的公開考試是中文科的口試。

由於我們的應考地點都不一樣，我只能自己一個人去應考，而地點則是在拔萃女書院。

如果不是公開試，我想這生也沒有什麼機會到女校一遊。

不過你又不會太有心機去留意女校到底有什麼不同，因為早已被緊張的心情佔據了你整顆心。

特別是，你站在校內等著應考時，要看著一大班你不認識又與你差不多年齡的陌生年青人，這群人就是你的競爭對手，而你的對手在等待時仍勤力的在看筆記和書時，你會感到極大的壓力，心裡疑問著：「我是否也應該溫習？不溫好像會吃虧。」

可是口試又有什麼可以溫習呢？

但好奇心還是會有的，我想最大的好奇也就是女校到底有沒有男廁的迷思。

答案是有的，而且還蠻大蠻舒服的。（到底給誰用的呢？）

我還因為去了廁所，一出來所有考生已經上樓了。

啊？

我急忙跑上樓，看著一大堆完全不知應怎看的考場數字，然後四處尋找，最糟糕是這個校園真的很大。

我差不多每個樓層也走了一遍，看著時間一點一點的流走，考試時間愈來愈迫近，心中不禁焦急起來。

幸好，過了一會，終於遇上一個職員，他帶了我去考場。

當我坐下來時已是滿頭大汗，不停喘著氣，還有身邊奇異的目光。

「啊……」

未考試已驚得一身汗，頭腦已經是一片空白。

我的考試會不會就這樣玩完。

當那個監考員告訴我們流程及要關上電話時，我把電話拿了出來，打開一看，有一則未讀的訊息。

它寫著：

「考試加油！」

緊張時候諗住呢個只係一個考試，

又唔係上戰場，係唔洗死架。

對比起黎算得係咩？咪諗就無咁驚架啦！

深呼吸，再呼氣！加油，你可以架！」

這是木下寄來的。

奇怪的是，我看到了這個訊息後，心情真的平復下來了。

我.....我會加油。

等了近兩小時後，終於輪到我考試。

我步履有點蹣跚地隨著隊伍走進好像要行刑的房間裡，房間冷颼颼的，冷風吹得人有點心寒。  
我的對手是一個戴著一副超厚眼鏡，

好像書呆子的男生、一個服裝MK，熱褲背心的少女、還有一個正正常常的普通學生和一個看起來很陽光的男孩。

當考試一開始，我本想做主導那一個，誰不料那個書呆子的男生馬上厲聲一喝：「今日！我地要討論既題目係.....」

然後我本來以為不會發言的MK少女和其他人也搶著發言，而且不停嘴的，沒有空位可以給我插嘴。

時間飛快的過了一半，那個書呆子仍自己說過不停，我心裡已經放棄了一半。

可是我又想起了那個訊息。

對，不能未盡力就放棄的，盡力吧！

「唔好意思，可唔可以許我講下自己意見.....」我終於鼓起勇氣埋截斷他的發言。

考完試，步出校門，已經是晚上七點後的事。

累死了。

有種放鬆了的感覺。

我在黑夜、人來人往的街道上，停下來回復那個訊息說：「謝謝妳。」

原來一直都是妳帶我成長，不過可惜已成過去。



## 第二十九章

公開試，就是考的時候，你感到度秒如年，然後考完了，你回頭一看，可以用三個字去總結，就是考完了。

當最後一科英文科口試也完結時，心裡面有一種釋放的感動，好像就是閉著一口氣，終於呼出的舒暢。

太好了。

從試場走出來，因心情大好，我在附近的球場徘徊，場上只有幾個年青人在打球，我則在一旁觀看得入迷。

忽然電話響了。

是阿曦。

「喂？」

「喂，阿樹，你係咪考完試啦？」

「係啊。你呢？」

「我都係岩岩考完，覺得都叫不過不失，你點樣？」

「應該死唔去掛，哈哈我覺得。」

「樹。」

「係到。」

「不如出黎慶祝一下？」

「好啊，去邊？」

「不如去沙灘好無？」

「去.....沙灘？邊到？」

「屯門既蝴蝶灣好無？」她說。

當我到了屯門的沙灘時，已經是晚上十點左右，還要我是第一次來的，結果完全沒有概念怎樣走，最後只能依著海旁走，終於走到沙灘找到阿曦。

她自己一個獨自坐在沙灘上，望著大海冥想。

我漸漸走近她，輕聲問：「曦？」

「你黎啦？」她轉身望著我說。

「係，對唔住唔識行，遲左好多。」

「唔緊要……」她說罷又望回大海，我站了一回，便坐在她的身邊。

「呢度其實好舒服，海浪聲好好聽又可以望到星星。」

的確，有涼涼的海風吹著和海浪拍打聲，黑夜裡又有幾顆星星，這樣環境是清幽怡人的。

「係啊。」我回應一句。

接下來數分鐘，我們都再沒有說話，只是默默的感受和聆聽四周的環境，仿佛融為一體。

正當我深深呼了一口氣時，我的左肩感受到一陣重力。

是……

是阿曦把頭靠在我的肩膀上。

「曦……？」

「比我挨住一陣好唔好？」

我能感受到我肩膀的肌肉扯得很緊，整個右臂及半身都因緊張而硬得像石化了一樣。

她的頭髮的髮香不時隨著海風飄送過來，幾根頭髮順著風向彎彎曲曲地起舞不停，看久一點，有點像

我現在的心情。

我不敢亂動，她也靜靜的依偎著，二人就這樣維持了很久。

「多謝你。」

「唔洗。」

「多謝你陪左我咁耐。」

「都唔係好耐啫，一陣之嘛。」

「我係話.....一直而黎。」

「我都多謝你。」

「我地識左幾耐？」她問。

「應該有三年。」

她把頭縮回然後說：「多謝你，係我好任性咁走左，然後又好任性咁返返黎，但你都好包容無嬲過我，呢幾個月黎都一路陪住我，對唔住.....」

阿曦忽然說一些感性的說話，讓我不知所措。

「其實最對唔住既係，令到你同木下.....」

「唔緊要啦，都過左去。同理你都只係道出事實啫，無咩錯。何況佢都唔係中意我.....」我愈說愈細聲，細得自己都聽不到。

她望著我，欲言又止的，好像有什麼說話想說出來。

「你記唔記得我同你講過嗰句？」

「邊句？」

「如果我地無分手……」

「嗯……」

她拍了我一下肩膀笑著說：「哈哈，唔洗咁驚。我只係想講，即使我地嗰時無分手，我諗，去到大專，大家有大家既生活、圈子，最後都只係分手收場。」

她眨一眨眼後說：「我諗，即使我地一齊返，我都無信心可以保持去到大專。」

「當然……你都無可能會同返我一齊。所以，做返朋友都幾好啊。」她又道。

一時之間，我發現我竟然啞口無言，一句說話都吐不出來。

最後，我說：「我地就做一世既朋友。」

我想，這個是我跟阿曦最好的收場吧。

中一開始兩年的暗戀；中三得嘗所願的戀愛；中四第一次的失戀；中六決定當一輩子的朋友。

這是不幸，或是幸運吧。

我們坐在沙灘上閒聊著，她說一句：「做朋友，唔係唔可以陪我一晚啊？」

就這樣我們就坐到天亮。

到分手時，她坐巴士回家，而我則坐地鐵回家，因太累的關係，我坐在座位上不知不覺就坐著了。

回到家後，我立時躺在床上睡得昏迷，直到下午三點多才睡醒。

吃了個早飯後，我打開電話一看，有一個訊息寄來，寄件人是阿曦，時間是我坐地鐵回家的時候。

打開一看後，我的心緊緊的揪著，馬上忍不住跑出門口。

在街上急忙的截了的士後，我往學校的方向去。

到了門口，那時放學的學生很多，我不知她走了沒有，又不知能否等到她，結果一個人在門口不停的踱步，幸好門口的守衛認出我，讓我在這裡等人。

正當我在想她是否已經走了時，一個熟悉的人影走過來，我大叫了一聲：「木下！」

她似乎意料不及我會在這裡，吃了一大驚。

「你……？」

## 第三十章

一步一步的在街道上走著，我們彼此都低頭不語。

我的心不斷在咒罵自己，如此匆忙的走到學校，當真的見到木下時，我竟然什麼都說不出來。

她看到我的時候，本是愣住了一會，然後問：「你點解黎呢度既？」

我.....

「我可唔可以同妳傾下。」

她點點頭，我們就一起走著。

可是之後我們就再沒有說話。

可能是因為我忽然間覺得木下很陌生。

她的動作、眼神、神情，每一個都很陌生，就像.....她正對著一個毫不相關的一樣。

我被這樣的氣場壓住了，口沒法吐出任何一隻字，

而就這樣不知不覺間，我們已經差不多回到她的家。

再不說話就沒有機會了！

我正張開口時，她卻比我搶先一步說：「你.....唔係話有野講架咩？」

「對.....唔住。」我吸了一口氣然後說。

「啊？」她有點錯愕的由本來低頭望地，轉過頭來望著我。

「我知道啦。」

「知道咩？」

這時候，天空忽然變得陰霾，昏黃的上空被灰黑的雲塊遮蔽著，風咻咻的吹著，一陣涼意傳遍全身。

「知道.....你從來都無拆散過我同阿曦。」

這一話說畢那刻，雨就淅淅瀝瀝而下，像是一句咒語應驗，

或是天也看不過眼，雨水就淋在我和木下之間。

木下沒有移開避雨的意思，我也只好站著不動，

我看著她的頭髮瞬間濕透了，

一點點的水滴從她的臉上順流到身上、校服上，好像成了一條清澈的川流。

她仍是低著頭咬著嘴唇默不出聲，

我繼續說：「阿曦對我講返，美寶向佢道歉，

坦白講左佢利用左阿曦.....仲中傷你，

因為佢暗戀個男仔中意左妳，心生不憤，

所以四圍造謠，其實阿曦既事係佢自己意見，佢只係希望啲人對妳反感.....」

「對唔住.....我竟然無信到妳。」我又說。

「但點解妳要認？明明唔係.....」

「幾年前，我同前男朋友既情況好似你同阿曦一樣。」良久後，木下終於開口說。

「我地既情況好似你地，我好中意佢，好痴佢。到最後，佢都係話怕傷害我，所以離開左我。

本來你同我只係圖書館遇見既同學，好普通既關係。

但只係有一日聽到你地既事，細聽之下，我發現我地既事好似，亦都覺得你就好似嗰時我。

所以我決定好多事咁去搵阿曦，勸佢如果有決定就唔好拖。

或者我真係好衝動既人，但我只係覺得你地咁樣，你會好辛苦。

所以你地分手既責任係咪我無份？其實我都應該負一部份責任。」

「但你只係為我好，唔係為左.....所以先.....」我反駁。

她沒有回應我，繼續說：「我一直都係你身邊陪你，係想幫助你，本身我係咁諗.....但係相處既過程.....我發覺你真係好慧直，又好痴情。慢慢，自己甚至開始有啲羨慕阿曦。」

她還是低著頭說：「我好想幫你脫離陰影，所以提出左做你既暫時女朋友。

但其實嗰個既規則同時間係.....設比我，而唔係比你，因為我真係怕自己會戲假情真.....」

「可惜，最後都係幫唔到你。」她終於抬頭，臉上帶著微笑，不過這個微笑不是她平常的笑容，而是勉強笑出來。

「因為我知道，你都係無忘記過佢。同我一齊睇戲、食飯、睇書、去長洲玩既時候，你都無忘記過佢。包含埋你而家個袋仲掛住既小貓掛飾。」她瞥看我袋中的小貓公仔。

「反而係我好失敗，包括係幫你，甚至係我定規則上都守唔到。」

雨勢開始大得使我已無法張開雙眼，眼前雨水散落得口霧氣仙境一樣，木下雖站在我臉前，卻很朦朧，仿佛虛無縹緲的伊人。



我把我對摺 輕輕把你也對摺  
今生是你借我的 來生是我答應你的

「不過最失敗既係.....你從來唔知.....我中意你。」

越記得 越不捨 我不懂的  
愛得恨得痛得 心如刀割 痛過就懂了

「木下.....」

有甚麼還在蝨 緊緊被回憶咬著  
彩虹的第八個顏色是夜的黑色

「恭喜你地。」

心還是肉做的 你的吻還熱熱的

「其實唔係咁咁諗，我同阿曦已經.....」

你睡了我還醒著

苦的澀的甜的酸的懷念的 我們回不去了

「期限已經完左，關係亦斷結左，我地以後唔好再見好無？」

「你是樹，我是你的底下，從來吸引樹的目光的，都不是我，而是晨曦。」

## 第三十一章

七月，本是踏入炎夏的前期，天氣卻反常起來，街上吹起陣陣的涼意讓人容易會誤解這是秋風起了。

「等左好耐啦？」

推開玻璃的店門，瞬時冰冷的氣像釋放一樣迎臉亂闖，寧靜的咖啡室，只有數個客人在看書或是聽歌，店裡轉角位置坐著一個熟悉的身影。

「等左一陣啫。」阿曦笑著說。

兩年不見，她還是沒太大的改變，只是頭髮變成了及肩，衣著成熟了，更顯她的秀氣，由從前的青春女孩添多了一點點的成熟韻味。

「咁耐無見，好似唔同左咁。」

「係咩？我覺得我個樣無咩變喎？」她兩顧自己的肩膀，用手摸一摸頭髮。

「我係指感覺，你個樣無變，但氣質變左。」

她啞一聲笑了出來，左手托著頭說：「你都唔同左，識講野左。」

兩年前公開試後，我們一班同學各奔前程，之後鮮有聚會，大家都忙著自己的學業和工作，起初時也有說過出來聚會，可是大家的時間都變得很難相就，結果相聚的事不了了之。

阿曦也是因為近來主動約我，我們才這兩年來第一次相聚。

阿曦在最後考上了嶺南大學，而我則去了讀ive的會計。

「你應該今年畢業啦喎。」

「係，其實我畢左業啦哈哈。」

畢業後，我在一間不大不小的公司裡當會計文員，開始了每日朝九晚五的生活。

「工作慣唔慣？」

她一邊用食指控著匙羹搞拌咖啡，一邊望著我說。

「ok啦，開頭好唔適應，都幾劫，而家好啲，同事都好好人。」

「咁就好……」

「妳拍拖啦？」

我瞧見她中指戴著一隻戒指，應該是情侶戒指。

「哈哈，係啊，佢係我師弟黎。」她臉上瞬時露出幸福的笑容。

「成副幸福樣出晒黎，幾耐。」

「一年。」

「恭喜啊。」

「多謝。」

店內放柔和的純音樂，全身心靈細胞都得到放鬆。

「你……同佢點樣？」

那個名字仿佛成了一個禁忌，一說出來，心就會抽搐地痛。

「無咩點啊。」我嘗試當作一件輕鬆事的語氣說。

「點解唔追返佢啊？」

「我覺得，經歷左咁多野，佢應該好憎我，再加上，我覺得我真係好唔成熟，唔成熟在對人既感情，同處理上。咁既我，只會繼續傷害佢。」

她凝望著我的後方，然後想起什麼的說：「我諗.....佢應該無嬲過你。」

「點解咁講？」

「因為.....你咪有一日病得好辛苦既.....其實嗰日係佢叫我黎。」

「喔？」我愣住了，這件事我真的從來都不知道。

「我黎到時，佢已經煮好粥又喂你食完藥、抹完身，然後講左句：『佢就拜託你。』就走左，如果真係嬲你，應該唔會咁對你.....」

跟阿曦拜別後，我直接回家睡覺，睡到一半時，我造給木下的書櫃忽然有一層倒塌下來，把我嚇醒了。

書本散落滿地，我起身上前執拾，書本其中一頁翻開了，那是一本高中用的英文書，很久已經沒有打開看過。

霉黃的紙頁上，有一行不屬於我卻熟悉得很的秀麗字體，寫著：「不知何時，我才不用再當你的暫時女友？」

我看到最後一行時，不禁蹲下來哭了。

「而是真正的女友呢.....」

# 結局

看到在書上的那一句，應該就是她在圖書館乘我睡著時寫下的，

痛心不是因為我覺得知道太遲，而是那一刻代入了木下，

領悟到她的感情，感到痛心。

縮在一角的書櫃、霉黃的書本、滴答滴答的時鐘、細雨拍窗的聲音，

每一樣都好像在喚醒我的記憶，把我的靈魂抽走。

如果回到當時？

初戀是青澀的，有人說這像未熟楊桃的味道，

我卻覺得那比較像檸檬的味道，酸酸澀澀的，

咬一口才發現它的味道原來如此強烈，刺激你每一個味蕾。

可是回想過去，大多想起的，都是那甜的記憶。還是會回味那味道。

我想，這大概是阿曦在我心目中位置，為什麼一直揮之不去，也是我為什麼會抱著她

不過我沒有對她道出真相。

不是事實的全部又是否謊言？

我其實不是沒有挽留過木下。

原因也我自己也不太知道，總有些事，你不想讓人知道。

或許我想這個成為我和木下的秘密。

秘密的約定。

早在阿威一次找我時，我已經挽留過她。

我和阿威在考完試後，有一段時間都沒有再連絡過，

也不是關係變差，只是大家剛好沒有找大家。

他無緣無故的找我，我當然馬上應承，那天我們去了摩士公園打球。

當晚，我們鬥了幾次球，只是感覺他有點不一樣。

就在兩個人無無聊聊的射著波時，他忽然后道起歉來。

「做咩對唔住？」我呆了，投出的那一球也很自然撲空。

「你由我道歉先。」他不敢望著我，這根本不像平日的阿威。

「好，但做咩事？」

「你有無發現，臨近畢業嗰時其實我地好疏遠？」

「唔覺啊。」我真的不覺得，我還一直以為我們的感情沒有什麼改變，現在這樣聽才知道。

他愕然了，似乎沒有預計我這個答案。

「我.....仲以為你知道。」

「其實係做咩？」

阿威在那一晚告訴了我，他一早就知道木下並不是收我當兵，因為他曾經熱烈追求過她，每日的訊息關心攻勢、轉會打羽毛球表現自己，也親近木下、甚至上演了英雄救美，他也以為這樣木下會情歸於他。

「可惜佢拒絕左。佢一直同我講佢淨係想陪一個人。」

「其實好多事都睇得出，嗰日係海洋公園，點解我會搵極都搵唔到佢，因為佢根本有心避我，以為你派我黎想撮合我地兩個。佢淨係想等你黎。」他幽幽道。

這一點，我當時沒能夠發現。

「對唔住，即使我知道個真相同謠言好傷害你地，甚至令木下係學校比人排斥我都.....我都無講.....因為我有私心唔想你地好返，想.....趁呢個機會乘虛而入，幫受傷既木下。」他愈說愈慢，愈來愈細聲，最後說到乘虛而入四個字時，聲音變得哽咽。

我從未見過這樣的阿威，由認識他到現在這麼多年也未見過。

我想，他的心裡滿是愧疚。

「對唔住.....」

「多謝你向我咁坦白，我無事啊，已經唔記得啦。」

「你唔嬲我？」他呆滯的望著我。

「你都認左錯，仲嬲乜，何況我同佢都過左去。」

他擦一擦淚水，然後說：「你唔追返佢？」

我再射一球，這一球如平常一樣，投失了。



冷冷的海風，吹得人全身都冷飆打抖，把我帶回現在。

找不到她的現在。

十二月，在公園的人少了許多，大家在普天同慶的日子當然寧願去慶祝熱點。

這一年的聖誕節好像突別冷，在家裡百無聊賴，對著電腦更感煩躁，最後走上了街。

可是我又沒有地方可去。

阿威他們今天去了尖沙咀，也叫我一起，可是我說不了。

「你.....不如盡快忘記佢啦。得你先會繼續等。」他說。

不知為何，今晚的土瓜灣突然冷清，連空氣也一樣，冷氣進入肺部冷卻了身體的溫度。

走出了公園，也許是不想回憶繼續把我牽著走，把胸口缺少什麼的感覺繼續擴大。

回憶就像電影倒帶，一格格的退後，配著泛黃的畫面。

「一年好唔好？」她說。

我站在她的背後，看不到她的表情是什麼。

「一年？」

我不明白為什麼是一年。

意思在哪裡，意義在哪裡？

我不明白。

只是，我還是照辦了，沒有任何的連絡，大家互相不找對方。

等吧。

不找吧。

每次經過她的家時，都要按耐自己的衝動，每一分每一秒都想上去，手機越過她的電話號碼時，手指都會想按下撥打的衝動。

像被千隻螞蟻咬般難受。

我告訴自己，不能前功盡廢。

就這樣一天、兩天、三天、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的不找。

直到她搬了，我才知道真的找不到她。

從公園出來，霓虹燈的彩色燈光遍滿街道，紅綠燈下有一個老人正彎著腰，步履蹣跚的一步步走著，他的身影很孤獨。

「聽聞.....佢去左德國留學。」阿文對我說。

我回到高山公園，四周顯得更幽森。我抬頭望著廣闊無際星空，上面閃著幾顆星星。

我想，妳這一刻會不會也和我一樣望著同一片星空。

*當星宿都沉沒山岳 只盼你會抬頭 看我寄託的 彎月*

冷風吹得四周的樹葉在搖動，聲音有點像哀叫，我終於明白這是什麼感覺，這是蕭瑟的感覺。

記得那天魚尾石前，我們一同抬頭望著魚尾石，我首先開口說：「我同阿曦永遠都係朋友。」

我站在她的旁邊，頭又抬起望著那石，無法得知她的反應，只能用餘光感覺到她聽到這句時，身體好像抖了一抖。

但是她仍是沒有作聲，低著頭的好像在祈求什麼。

「或者我真係未完全忘記以前既野，但我同佢都已經唔會再走落黎，再耐啲都唔會再記得。」

「或許我真係好遲鈍，可唔可以原諒我？」

「唔好走好唔好？」

「一年好唔好？」沉默多時，她終於開口說。

「假如愛有天意，注定我們唔能夠一齊，咁樣我們就順從天意吧。」她又說：「但如果我地係注定一起，即使分開左，最後都會一齊。」

「愛係要掙取，唔係等天意架。」我說。

只不過她還是淡淡的笑著。

聖誕節.....

這時候，有幾個穿著聖誕服飾的年青人這時候經過身邊，

他們興高采烈的大聲笑著，與高山公園的孤單寂靜成相比，他們的手機播放著響徹的音樂。

「.....想一個人有多想念，那又是文字失效瞬間。

結一個紀念的繩結，記錄你離去後，萬語和千言，瓦解。

升起了慌張的狼煙，我遺落在最孤獨史前的荒野。

多遙遠、多糾結、多想念、多無法描寫，疼痛和瘋癲，你都看不見。」

**想穿越、想飛天、想變成造字的倉頡，寫出能讓你快回來的詩篇。**」

「其實你大可以搵過另一個女朋友啊。」我記得阿威這樣說。

「可能你唔明心裡面滿溢到既感覺。」我說。

相比起他，我的愛很狹小，只能給一個人。

無人玩樂的滑梯、寂靜的舊式屋村大樓、周處搖動的草葉樹木、泛黃的街燈還有.....明亮的星空。

買了串魚蛋滿足了肚餓的感覺後，我見聖誕節差不多完結，到一間西餅店買了一個芒果布丁，打算回家看劇時吃的。

聖誕節完了吧？

可惜，留在我家的書櫃始於沒有機會看見它的主人。

走到屋企樓下時，有一個人站在寂靜的街道上，街燈的燈光照得他的半身都黃澄澄的。

他正抬頭，仿佛望著我的家，但又好像望著天空。

我走近一些，然後.....我感到身體每一個血管都好像在蠕動一樣.....

手中的膠袋不知不覺被握得皺皺的。

「等人？」

「係啊.....不過唔知佢會唔會黎呢。」

「如果佢好重視你，佢一定會黎既。」

「你呢？」

「嗯？」

「返屋企.....食布丁？」她瞧著我手中的芒果布丁說。

「係啊.....不過唔返啦。」

「點解呢？」

「因為原來我漏低左啲野。」

「漏低左啲野？」她不解的問道。

「漏低左係過去，希望嗰個人會返黎。」

「咁你一直等？唔驚會等唔到？」

「咁妳呢？又自己一路等？」

「唔知呢。」

我輕聲的靠近在她的耳邊說了幾句，

她愣了愣，然後甜美的笑起來。

我們兩個人互相盯著對方一陣子後，

她定睛的望著我，想了想後然後說：「ただいま。」

「お帰り。」我用不流利的日文笑著說。

全文完。

# 後話

後話

終於完到呢個故，實在太開心。

我相信仍然有會人唔滿意個結局，不過真係只能係咁。

故事我係專登設定無乜驚心動魄既情節，好大起大落，因為我相信呢個就係我地既愛情故事，好多既人既愛情故事都係平凡既故事。

平凡情節，但因為注入左愛，所以不平凡。

btw其實我唔係住係土瓜灣，只係我好中意呢個地方，先拎左黎做故事舞台，哈哈。

多謝你地一直支持，再次感謝。